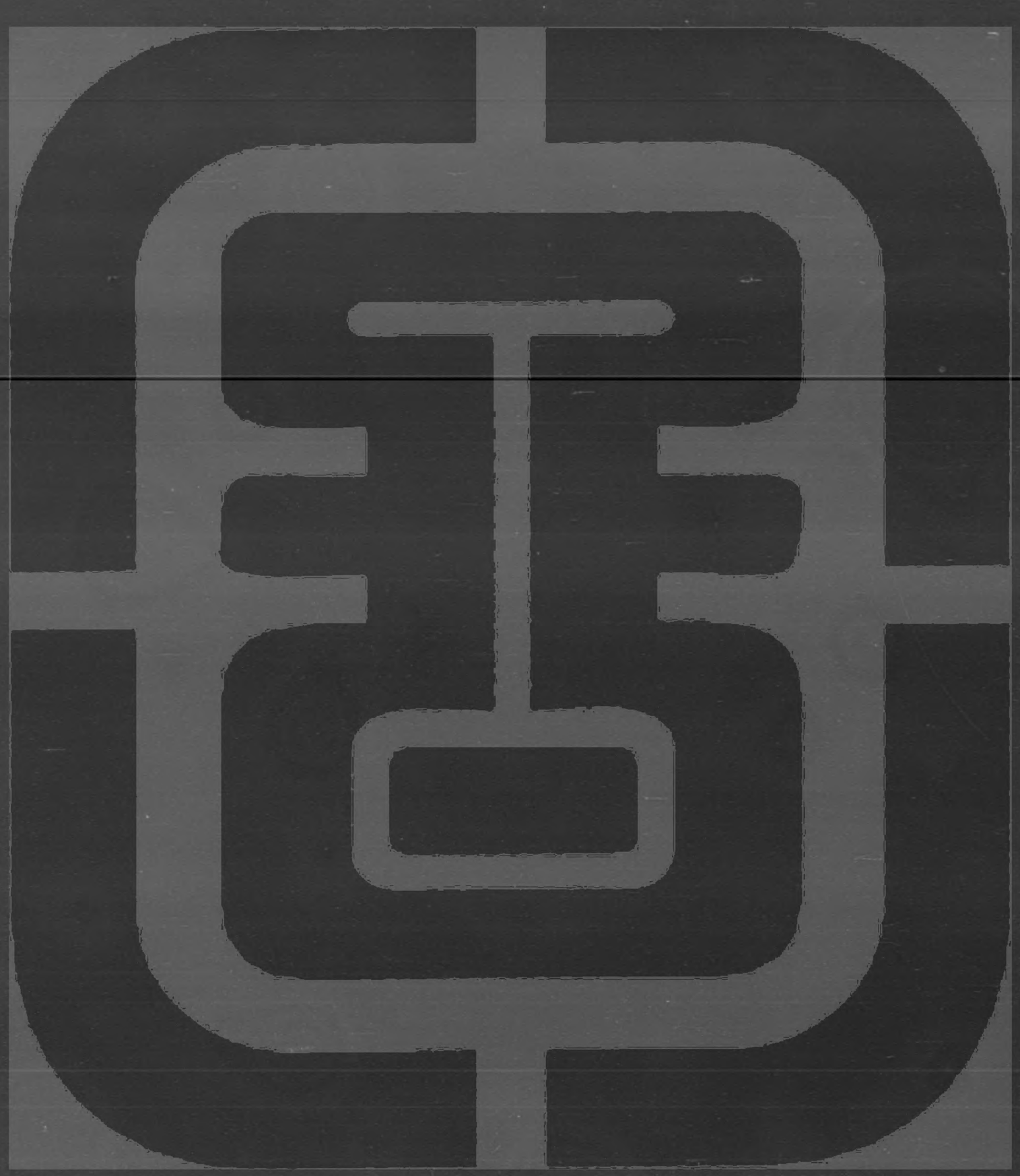


吹豳録卷三十八

臨江鄉人吳穎芳著

附論俗樂宮調

雅樂久已失傳三代而後盡是俗樂俗樂數百年一變漢之安世鐃吹唐傳百不得一唐之部當宋多不嫺元又變宋明又改元傳者僅宮調名耳然其相承也有自其分調也有為源流遷革考訂者不得漫為棄之昕惜舊人樂書散軼如田畸聲訣沈氏樂律等無從撿討及今剩餘一綫可尋恃宋元明人他書偶及推而測之踪跡畧見再閱數百年縱有高才

明智之士留意斯事而文獻無徵其不等於廣陵散者幾希矣世傳談樂諸書盈箱充棟至俗樂宮調歛手不言謂是俗樂不屑究欤為難於甄別而姑置之欤夫俗樂俗調尚不能考矧於古雅愚不得不急為擁篲清塵也

清商樂

俗樂名目甚多自漢晉以及唐宋唯尚清商清商亦名燕樂隋唐時亦名清樂亦名法曲其曲始自周京其名著於晉世晉武帝即位九年荀勗作新律呂成遂頒下太常使太樂總章鼓吹清商施用焉貴與云隋之清商署蓋由此而名也及在北朝畧傳此樂魏書云初孝文討淮漢宣武定壽春取其聲伎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妃聖主等曲及吳歌荊楚之聲總詣清商於享燕蕪奏之其在南朝宋齊梁陳續傳晉舊及隋滅陳蕪有其樂何妥奏云梁人聽教三調四儛並皆有手雖不精熟頗具雅聲若令教坊傳授庶得流傳古樂帝允其言立清商署以肆之自日九代遺聲通典云清樂者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蓋漢氏以來舊曲隋代陳有之因置清商署謂之清樂考隋志七部樂二曰清商伎故知清樂即清商也舊人樂書云隋以西涼清樂並龜茲五天竺之樂合佛曲乃法曲也故知法曲有清商也唐朝雖傳隋舊古曲漸失通典云隋之清商唐因之隋亡後存者六

十三曲其後傳者清調平調周房中遺聲也又云武氏之時存者六十三曲今存四十四曲自後朝廷不重古曲工伎轉關能合管絃者唯明妃等曲唯雅歌一曲辭典而音雅新唐書云俗樂二十八調諸曲悉源於雅樂隋亡清樂闕存者才六十三曲其後傳者平調清調白雪公莫舞等其聲訛失十不傳其一二考唐志十部伎一曰燕樂伎二曰清商伎蓋因隋而有也故唐百官志云唐并清商鼓吹為一局增令一人而尉遲敬德傳有奏清商樂之語傳至五代畧有其名會要云梁置鼓吹清商令至宋則隸之禁坊胡部燕樂志云燕樂一名清商此歷代清商之源流也其所收之曲名曰清商三調曲唐時僅傳清平二調雅聲益希益以新製收入諸調迨于趙宋雅曲遂絶唐之新製又皆殘缺益以樂府長短句詞隸入二十八調元明之間宋聲又希宮調之分別漸入于影響唯是笛聲猶可推知舊律笛調猶可按其舊名而已清商之音不可復問若非韓非之師涓教新聲曰清商宋玉賦云迎清商追流徵韋誕景福殿賦云新詩變聲曲調殊別吟清商之激哇發角徵與白雪陸機七徵云合清商而絶節揮流徵以赴曲通指曲名之清商與清角清徵同意較此九代清商義徵有別

（清商四聲十六調）

樂典引舊樂書云周陳以前雅鄭混淆隨文帝平陳盡得清商樂以其源自漢也謂為九代遺聲立清商署以肄之乃分雅俗二部雅部如梁之十二雅用諸郊廟朝廷者是也俗部十六調正宮黃鐘宮中呂宮南呂宮依二十八調次第黃鐘宮應次南呂宮之後各有商變宮羽聲變宮應云角謂之變宋人之改呼者至唐增高宮道調仙呂為二十八調唐元宗又立胡部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又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其調唯以羽為宮于是漢樂府絶矣

此段文分三節出自宋人敘述也唐初之增調元宗之立胡部詳見後二條中今但釋隨代之法清商所用二均有正宮

清商無射清商正宮清商正聲也無收羽聲平調也無射清商清調也無收角聲所以名清清商者音家向尊黃鐘為宮太蔟為商今棄黃鐘而收音太蔟者奉為正宮故名清商無射宮以黃鐘為商今不收無射而收音黃鐘故名清商九代者問秦漢魏晉宋齊梁陳也雅部俗部者實儼云其音五其聲十二其調六十雅部之樂也其音四宮商角羽其聲八四一上尺工九六五其調二十八胡部之樂也指開元改後廿八調九代相承用于笛調以一笛收正宮清商無射清商者也其笛律則用夾鐘一均七律計其宮則有四宮計其畢曲之聲則有宮商角羽四聲四四成十六調也不云角而呼為變詳見後沈存中筆談說中

册府元龜曰天寶十三載七月十四日改諸樂名太蔟宮時
號汝陀調太蔟商時號大食調太蔟羽時號般涉調太蔟角
仍旧以太蔟為角即渡角林鐘宮時號道調林鐘商時號小食調林鐘羽
時號平調林鐘角調仍旧名林鐘為角黃鐘宮仍旧黃鐘商時號越調
黃鐘羽時號黃鐘調中呂商時號渡調南呂商時號水調金
風調即歇指調案此段文所云太蔟宮即正宮也正宮黃鐘中呂
南呂與前文符合添出林鐘道調即道調調法曲與胡部新聲
合作之事也

笛調者謂郊廟之樂金石為主記鐘磬之調燕享之樂以笛
為主則記笛調晉笛記正聲下徵清角三調即其例也晉志
云笛有一定之聲考諸弦歌皆從笛為正故從笛言調也所
以知其為笛調者沈存中有云清商二十八調只用八字皆
從笛孔所有所指雖是唐初清商然唐仍隋舊增其調不聞
改其法而開元改立胡部廿八調亦從笛言調則廿八調之
為笛調審矣

何謂一笛妝正宮清商無射清商二均謂夾鐘笛律具夾鐘
仲呂林鐘南呂無射黃鐘太蔟七律如晉笛下徵調法又附
具姑洗一律以供無射為宮之變徵夾鐘笛之下徵調是無射為宮共具八
律而倫夾鐘無射二均之音由是而宮商角羽十六調之調
頭悉已全備故即一笛而可收清商之用也

或曰一笛可供調頭之用是已其曲中商角徵羽二變之聲
笛孔咫不足於用曰只據調首七音不頗其餘其餘則通轉
借代如晉笛清角調假借之例倘或依聲弦匏別有掣折高
低半格之吹法略能應其所當用之律也
四宮者正宮中呂宮南呂宮黃鐘宮也此四宮者既為宮均
之宮又以畢曲收此四律宮聲而名之正宮律是太蔟餘三
宮（呼本）又以律名所以異太蔟于三宮者清商以太蔟宮為正聲
故名正宮
宮商角羽四聲者正宮中呂宮南呂宮黃鐘宮四宮聲也越
調大食調雙調歇指調四商聲也越角大食角雙角歇指角
四角聲也中呂調高平調黃鐘調般涉調四羽聲也凡曲定
有畢曲之聲樂工名為煞聲為一曲之歸宿宮商角羽曲歸
宿于宮商角羽不爽音位也此十六調既是宮均之調又以
畢曲得名角與商共名者乃以角字表別之宮與羽共名者
宮名宮羽名調以別之
十六調同其一笛必有同用其均之調大抵正宮般涉調同
用太蔟為宮雙調雙角同用夾鐘均中呂宮中呂調同用中
呂為宮歇指調歇指角同用林鐘均南呂宮高平調同用南
呂為宮越調越角同用無射均黃鐘宮大食調大食角黃鐘
調同用黃鐘宮雖為用同而曲有不同由煞聲之各別也由

聲折之有殊也毫無重疊於此知十六調者隸曲之部分兮
一調不止一曲也
十六調之煞聲應中何律應配何字通轉借代者何音異明
于後圖

正宮 太蔟為宮配以四字
煞于太蔟

仲呂宮 仲呂為宮配以上字
煞于中呂

南呂宮 南呂為宮配以工字
煞于南呂

黃鐘宮 黃鐘為宮配以六字
煞于黃鐘

大食調 黃鐘為宮配以六字
煞于商聲太簇

越調 無射為宮配以凡字
煞于商聲黃鐘

雙調 夾鐘為宮配以一字
煞于商殺中呂

越調 角同越調均用仲呂為宮
煞于角殺南呂

雙角 同雙調均用無射為宮
煞于角聲太簇

中呂調 中呂為宮煞于羽殺太簇

黃鐘調 黃鐘為宮煞于羽殺南呂

歇指調 林鐘為宮配以尺字
煞于商聲南呂

大食角 同大食均用林鐘為宮
煞于角殺應鐘代以無射

歇指角 同歇指均用太簇為宮
煞于角聲蕤賓代以中呂

高平調 南呂為宮煞于羽殺
蕤賓代以中呂

般涉調 太簇為宮煞于羽殺
應鐘代以無射

右十六調四聲按以笛均則用夾鐘仲呂林鐘南呂無射黃鐘太簇也配以樂字則用四一上尺工凡六也按其煞聲之律則應役用無黃太仲黁南應七律也四角同商聲之均而暗用下徵為宮晉笛之遺法也四羽著律名者此律為宮也或曰凡此按律音位由何知之曰考于筆談中所說同用之均律及各調之煞聲由燕樂而推遡清商由已改而追原未改踪跡可尋也

或曰十六調諸名何取也曰凡名其律名者聲應本律隱其律名而他稱者意取衆工通行之呼其詳揔釋于後條觀其宮羽八調犹著律名參伍可見商角八調其名則同于此可知宮羽為一例商角為一例舊樂書云商調名越調變調羽調名般涉調平調按越調名無射清商則是商角之均清調之遺羽調乃平調之遺宮調乃清商正殺之遺也通典所云僅傳清調其指此歟

或曰何以知正宮之為太簇曰夾鐘一均必具太簇而唐初所增係是高宮道調仙呂會要云林鐘時號道調法曲今從道調林鐘而上推之得仲呂宮再推得高宮于律次定屬夾鐘再推得正宮于律次定屬太簇從道調林鐘而下推之得南呂宮再推得仙呂宮于律次定屬無射再推得黃鐘循律名而責其寔正宮之為太簇審矣

或曰所稱仲呂黃鐘等律名係用何朝律轂曰既稱九代遺
聲則不特轂折仍舊律亦不改蓋郊廟之樂必用本朝新律
此清商者意為存留古轂必不易用本朝之律然則中呂黃
鐘等律名實俱符九代相沿同此聲也
或曰十六調曲其皆周漢遺曲欤曰非皆遺曲續有所增即
如般涉調者名出於塞外定非周漢之遺越調者越地所尚
亦是後起懸度其制周之遺轂僅有數調漢晉以降增至十
六者也唯其同用此笛新曲續有隸入遂揔冒清商之名
或曰既用夾鐘為律本何為以太簇為轂正之宮若用正宮
太簇何不以太簇為律本曰用笛固可隨意國語所謂匏竹
尚宜也清商之法唯取通轉均宮不重笛之律本何須致疑
倘用太簇為笛律本無以為中呂黃鐘二宮之用
或曰四聲十六調由然轂而別為十六何以知十六調之即
是均調曰觀于宮羽之同名中呂黃鐘商角之同名越調大
食若論然轂則皆各別唯其同用此均宮故可同名故中呂
宮者中呂為宮之宮轂曲也中呂調者中呂為宮之羽轂曲
也越調者越調之均商聲調曲也越調角者同越調均之角
轂調曲也樂府雜錄云唐懿宗命樂工史敬約吹觱栗初弄
道調上謂是曲乃誤拍敬約乃隨拍撰成曲子弄調令訛呼
浪調先奏調以熟其指法調其音位然後奏曲令時犹然奏

調本非曲懿宗誤以為曲而加拍敬約迎合上意率意吹作
殽折以赴拍夫弄道調而非曲道調之為均調也顯然迨至
弄調之後竟奏道曲煞宮殽之曲然後謂之道調宮曲也又
云康崑崙登東市採樓彈所翻羽調綠腰西市樓上一女郎
云我亦彈此曲無移在楓香調中及下撥殽如雷其妙入神
及請相見乃莊嚴寺僧善本即段師也夫曲之可移入他調
羽調楓香調之為均調也顯然例可推于正宮諸調矣又云
青州王麻奴善觱栗自負其枝詣將軍尉遲青麻奴因于高
般涉調中吹勒部羝曲曲終汗浹背青曰何必高般涉即自取
銀字管于平般涉調吹之麻奴愧服勒部羝曲兩調皆可吹

則般涉之為均調也顯然
或曰以羽為宮何謂也曰言胡部法之不正也此語却無分曉
音既中羽何可以為宮不由改呼而移其實若中宮聲已離
羽位不得移位而仍名其舊今論四聲之調而措斯語豈胡
部但有羽調而全無宮聲乎無是事也核諸胡部改改立首
先七羽次以七角再次七宮斥羽之不當居首耶謂以七羽為
首調可也謂以羽為宮則不可蓋宮字不可以代首字宋儒
論說首律者多作漏語若沈存中之以商名宮及此以羽為
宮是也
或曰借代為音晉笛之法若何曰晉之笛律下徵清角兩調

可按也詳見器考卷中此是舊法所行人多從之隋志鄭譯云清樂黃鐘宮以小呂為變徵乖相生之道按清樂黃鐘即清商第四宮黃鐘宮調清商笛僅具夾鐘一均七律故黃鐘為宮時借中呂代蕤賓作變徵然則俗樂之用借代通行已久異于雅樂之正也

或曰清商源于漢子何以秦周始之曰若源自漢則漢魏晉宋齊梁陳魏齊周應是十代但據南朝又不足于九清商者周房中遺聲秦名房中樂曰壽人則聲自周秦始而清商之名則立自漢也

唐初清商四聲二十八調

新唐書曰自周陳以上雅鄭清雜無別隋文帝分雅俗二部至唐更曰部當凡所謂俗樂者二十八調皆從濁至清更迭其聲下則益濁上則益清慢者過節急則流蕩其後聲器浸殊或有宮調之名或以倍四為度有與律呂同名而聲不雅者（其宮調乃夾鐘之律燕設用之

俗樂二十八調即前條至唐增為廿八調也從濁至清四句謂如七宮正宮起而黃鐘末四一上尺工凡六更迭至第七聲皆作宮也四作宮而下有合則益濁六作宮而上有五則

益清二十八調所收之曲聲折有慢緩而過中和之節者有急激而流蕩淫溢者殊非雅正唐初有清商有胡部各成調法其後胡部盛行清商用豎笛胡部用橫吹此為龜殊清商用夾鐘為律本胡部用大呂為律本此為聲殊中呂宮而用夾鐘名黃鐘而實無射所謂或僅有宮調之名者也唐志云倍四本屬清樂形類雅音而曲出胡部乃絲絃之鼗也其取音之位倍四為度如琴四龂唯取倍四為度議其不取三分損益也胡部之曲雖襲律呂之名聲非雅正名不稱實也調以夾鐘為律本謂笛孔唯取夾鐘一均也燕設用之故亦名燕樂

宮聲七調

正宮　太簇四字為宮　煞四字

高宮　夾鐘一字為宮　煞一字

仲呂宮　中呂上字為宮　煞上字

道呂　林鐘尺字為宮　煞尺字

南呂宮　南呂工字為宮　煞工字

仙呂宮　無射凡字為宮　煞凡字

黃鐘宮　黃鐘六字為宮　煞六字

如上七宮從濁至清更迭為調頭七宮畢曲之曲盡隸此調

清商以太簇宮為正聲故名正宮高于正宮一韻聲之夾鐘

是笛律本故名高宮中呂南呂黃鐘從律舊名道宮以奏釋
氏佛曲仙呂以奏老氏仙曲故立此名樂典引宋人樂書云
舊無高宮高大食高般涉高大食角四調唐貞觀中太宗增
之道調宮正平調小食調小食角唐以前無之高宗調露二
年二命樂工製道調以祀老子始增四調舊無仙呂宮林鐘商
仙呂調商角調即林鐘角唐開元中元宗所增又有說云唐太宗
始增高宮平正道調仙呂共二十八調兩說不同未知孰是
大抵始于太宗而成于元宗者也
或曰何為而增其調曰一笛七音既可以倫四宮即可以倫
七宮且宮商角羽之均參差不齊今彼此互增調則齊整故
因宮羽之用太簇為宮而于商角增高大食配之因宮羽之
用中呂為宮而于商角增小食配之因宮羽之用南呂為
宮而于商角增林鐘商角以配之因商角之用無射均而于
宮羽增仙呂以配之因商角之用夾鐘均而于宮羽增高宮
高般涉以配之因商角之用夾鐘均而于宮羽增道調正平
以配之然後宮商角羽整成七調曰然則十二調之增正
乎曰十六調已嫌假借為用再增十二重疊已甚幾乎音亂
借用一切苟且之法安得雅正夫欲成二十八調何如役用
七笛之音音中律也即欲簡便采晉笛正聲下徵調法一笛
八音具二均則用四笛已足也

或曰何曲是七宮所收曰見于唐志者若長孫無忌製傾杯樂魏徵製樂社樂虞世南製英雄樂按宋史帝賜羣臣酒皆就坐宰相飲教坊奏傾盃樂百官飲奏三臺即此傾盃樂家宋詞亦有此調南曲亦具此曲皆隸正宮破窻建德

八疊又為五均一曰黃鐘宮之宮二曰太簇商之宮三曰姑洗角之宮四曰林鐘徵之宮五曰南呂羽之宮皆宮調也如上曲但知是宮曲不能考其屬何調之宮唯高宗自謂李氏老子後命樂工製道調其後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元宗喜神仙之事製九道曲元始道調法曲謂檀熾均沈存中云霓裳羽衣曲本道調宮法曲也凡此皆屬道調宮之曲也舊樂書云天寶中帝在東都夢凌波池中龍女製凌波曲其一林鐘宮時號水調宮其一南呂調時號水調然則水調宮即胡部之南呂宮水調即胡部之仙呂調南呂為黃鐘之羽羽屬水故名宋詞尚有水調歌頭南曲亦有水調又涼州

曲者本涼州所献有大遍小遍唐人詩云梨園弟子和涼州又唱得涼州意外聲又霓裳奏罷唱涼州又教飛出舊涼州又只愁怕盡涼州杖又一曲涼州令不清亦作梁州詩云聽得涼州變管逐又那堪更作梁州曲元曲尚有梁州第七之曲南曲亦有梁州序涼州曲又名玉宸調唐樂工康崑崙寓涼州教于琵琶奏于玉宸殿因號玉宸宮調今諸樂則用黃鐘則涼州玉宸調黃鐘宮曲也又册府元龜云沙陀調之龜茲佛曲改為金華洞真因慶玉改為歸聖曲承天順天景雲居臣相遇九真九仙天册永昌樂永代樂慶雲臺冬樂樂長壽樂榮極萬國懽封禪曜日光舍佛児胡歌改為欽明引

河東婆改為燕山騎俱倫僕改為寶倫光色俱騰改為紫雲騰摩醯首羅改為归真火羅鳷鵲鴿監改為白蛤監羅刹朱羅改為合浦明珠勿薑賤改為無疆壽蘇莫剌耶改為玉京春阿箇盤陀改為元貞慶急龜茲佛曲改為急金華洞真蘇禾遮改為萬宇清舞仙鶴乞婆婁改為仙雲昇不云改者俱仍故名皆正宮也道調之道曲垂拱樂萬國歡九仙步虛飛仙景雲欽明引玉京寶輪光曜日光紫雲騰剛改為神仙急火鳳改為口口監皆林鍾宮曲 黃鐘宮之太山封樂按此是皆宮曲

商聲七調

越調 無射凡字為宮 煞字

大食調　黃鐘合字為宮　煞四字
高大食　大簇四字為宮　煞一字以夾代姑
雙調　夾鐘一字為宮　煞上字
小食調　仲呂上字為宮　煞尺字
歇指調　林鐘尺字為宮　煞工字
林鐘商　南呂工字為宮　煞凡字以無代應

如上七商更迭其聲為調頭乃以次音商位畢曲故名七商
七商之在箇孔不外七宮一均第以畢曲煞聲聲折有別而
分也越調者越人所尚之宮煞于商聲曲調者也大食調者
大食所用之宮煞于商聲曲調者也餘倣此蓋俗行呼調多

本方土如黃鐘宮名琰調夾鐘宮名吳調夷則宮名蜀調故
無射宮亦呼越調考周禮云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鄭注
云大食朔日月半以樂侑食時也孔疏云既言大食令奏若
凡常日食則大司樂不令奏鐘鼓亦有樂侑食矣知常食有
樂者饋夫職以樂侑食也玉藻云奏而食日少牢常食奏也
後世襲周制漢禮儀志云歲有大朝賀舉觴御座前司空奉
羹大司農奉飯奏大食舉之樂故賦云食舉饗徹太師奏樂
後漢食舉樂用太簇宮（見後漢志）此則用黃鐘均小食者常食所
奏之調也一曰大食小食乃胡部曲因大乞食調而名之也
高大食例猶高宮瓌調者或是雙管所專吹之謂或是舊時

商角同用此調為始也歌指本翕指晉夾鐘笛翕笛之聲應
林鐘本林鐘均也以歌代翕猶大食之作大石南呂在林鐘
宮為商今是南呂均故名林鐘商猶黃鐘之呼無射商或曰
何故首以越調曰仍其無射清商之舊也
或曰何曲是飞商所妝曰舊樂書云蘭陵王入陳曲今越調
蘭陵王也三段二十四拍宋詞亦有蘭陵王調明皇製夜半
調唱伊州又伊州誤作石州聲又側商調裡唱伊州則伊州
樂還京樂二曲皆無射商越調也宋人云唐有伊州大食調
乃大食調也開元中西京節度使楊敬述進黃鐘商婆羅門
唐人云新教小玉唱伊州又云一曲伊州淚萬行又雙成揭
曲凡十二遍而終又楊柳枝黃鐘商大蔟也武后鳥歌萬歲
樂用太蔟商若依無射商之稱則黃鐘商乃大食也太蔟商
乃高大食也明皇入蜀作雨淋鈴曲用雙調河滿子者係人
名作此曲以贖罪亦雙調曲也天寶中南海進荔支作荔支
香曲用小食歌指二調沈存中云獻仙音曲乃小石調曲小
石即小食也唐志云元宗製商調君臣相遇曲會要云大常
卿韋絢奏商調君臣相遇樂曲樂苑云商調有掘柘枝凡此
商調未知何屬若依宋元人名林鐘商為商調或者其本于
商欤又冊府元龜云大食調之破陣樂大定樂英雄樂慊心
樂山香樂年年樂武城昇平樂興明樂黃驄駃人天雲卷白

雲遼帝釋婆野婆改為九野歡優婆師改為泛金波半射渠
沮改為高唐雲半射沒改為慶維新耶婆色鷄改為司農寶
鷄野鵲監改為神鵲監捺利林梵改為布春陽蘇禪師胡歌改
為懷思引萬歲樂不云改者皆仍旧名皆大食調商曲渡調之破陣樂太平樂
傾盃樂大鱗樂迎天樂蝉曲山香月殿大百歲老壽改為天
長寶壽五更轉同昌還京樂慶維新金風泛風金波司農寶
鷄金方引俱摩尼佛改為紫府洞真神崔監北洛歸淳例同前皆渡調曲商小食調之天地大寶迎天歡心樂太平樂破陣樂五
更轉聖明樂卷白雪凌波神九成樂汎龍舟月殿蝉曲英雄
樂山香會仙迎祥聖瑚司農寶雞朝野歡訖陵加胡歌改為

来賓引胡残改為儀鳳蘇羅密改為丹朝陽須婆栗特改為
芳苑墟撥雜背陵改為北戎還淳金波借席改為金鳳厥磨
賊改為慶淳風慶維新例同前皆以南食調商曲水調之破陣樂九野歡
泛金波凌波昇朝陽蘇莫歡心樂蝉曲来賓引天地大寶五
更轉金風調之蘇莫遮改為感皇恩日天月天風天木天火
天五婆伽兒改為流芳例同前皆以南呂為商成商曲越調之破陣樂天授
樂無為傾盃樂文武九華急九華大聲瑞蝉曲北雜歸淳慶
淳風杜蘭烏多廻改為蘭山吹孝壽改為天長寶壽春鶯囀
吹急蘭山高麗改為来賓引即婆陁調歌改為静邉引婆羅
門改為霓裳羽衣思歸進年雞胡歌改為金方引昇朝陽三

部羅改為三輔安例同前皆以黃鐘為商之曲

角聲七調

大食角　用商聲之均而以林鐘尺字為宮　然凡字以無代應

高大食角　用商殺之均而以南呂工字為宮　然合字以黃代大

雙角　用商聲之均而以無射凡字為宮　然四字太簇

小食角　用商聲之均而以黃鐘合字為宮　然一字以夾姑代

歇指角　用商調之均而以太簇四字為宮　然上字以仲代毅

林鐘角　用商調之均而以夾姑一字為宮　然尺字以林代夷

越角　用商調之均而以仲呂上字為宮　然工字南呂

如上七角襲用七商調名暗以商調之下徵為宮乃以下徵調之角聲畢曲誠中角聲不知者見其仍用商調之均遂認商均之宮為宮指其畢曲音位名曰變宮殊不知變宮萬無畢曲之例不能成音曲者也商聲所收之曲若冊府元龜注中云太簇角之大同樂六合来庭安平樂誠服来賓安公子紅藍花皆以太簇為角收于太簇即雙角之曲也林鐘角調之紅藍花綠沉盃赤白桃李花大白苧堂堂十二時天下兵改為荷来蘇皆以林鐘為角收煞林鐘原名林鐘角唐代角曲甚少李勉善琴亦患琴無角聲其所以少之故亦為不識即均換宮之例若曲中仍役均首其聲必不流美其收煞亦難歸調也

羽聲七調

仲呂調　仲呂上字為宮　煞四字

正平調　林鍾尺字為宮　煞一字以夾代姑

高平調　南呂工字為宮　煞上字以仲代蕤

仙呂調　無射凡字為宮　煞尺字

黃鍾調　黃鍾合字為宮　煞工字

般涉調　太簇四字為宮　煞凡字以無代應

高般涉　夾鍾一字為宮　煞合字

如上七羽附于七宮中呂黃鍾仙呂宮羽名同餘則別稱與七宮同宮而異其收煞故表以調字正平者較高平下一韻也蘇耆婆以羽般為般瞻今云般涉猶天竺之稱身毒外邦語譯不定也音家亦有稱般瞻者高般涉例猶高宮高大食七羽首以中呂者舊傳序羽曲首中呂也角附商故商先越調而角先大食羽附宮故宮先正宮而羽先中呂或曰何曲是七羽所收曰舊桑書云虞美人曲有二一在中呂宮一在中呂調羽之首調曲也西河長命女用林鍾羽時號平調正平調曲也凌波曲之次曲水調高平調曲也又六么水調有四曰黃鍾羽俗呼般涉調此是開元改立胡部後三調之調故用律退二韻後同例曰夾鍾羽俗呼中呂調曰林鍾羽俗呼平調曰夷則羽俗呼仙呂六么曲用四調也六么者天寶七載七月上夢游月宮改用六么蓋般涉調黃鍾羽也更號其曲曰霓裳羽衣

六么亦名綠腰段安節云羽調綠腰者本樂工進曲上令綠其要者設名六么康崑崙所彈綠腰即此段師移入楓香調若移下一韻則是黃鐘羽也王麻奴于觱栗吹高般涉勒部羝高般涉調曲也尉遲青移入平般涉般涉調曲也樂苑羽調有柘枝曲昔昔鹽又云烏夜啼角調也別鶴怨羽調也但稱羽調者未知何屬若依元人每稱黃鐘羽為羽調則羽調其即黃鐘羽欤又冊府元龜云般涉調之太和萬壽樂天統九勝樂元妃真元妃樂監女采樂真女采樂山水白鶻郎刺耶改為芳桂林移師都改為大仙樂借渠沙魚改為躍泉魚俱倫朗改為日重輪蘇刺耶改為未央年吒鉢羅改為芳林苑苑伎改為汎蘭叢恙你都改為瓊臺花春楊柳天禽寶引蘓刺耶胡歌改為寶廷引（例同前太簇宮之羽曲）平調之大風真大風急大風舞媚娘長命兩河三臺監行天急行天濮陽女神白馬春楊柳無愁改為長歡因地利支胡歌改為玉関引大仙都春臺東祇羅改為祥雲飛文明新造勝蠻奴改為塞塵清（例同前林鐘宮之羽曲）黃鐘調之火鳳急火鳳春楊柳飛仙大仙都天統司歸達菩提梵改為洞靈章鳴鳳樂真鳴鳳阿濫堆百舌鳥改為濮陽女（例同前黃鐘宮之羽曲）

或問廿八調同宮異煞之別用律用字之殊曰請以圖表之

同用太簇為宮者

正宮　高大食角　般涉調　歇指調實用此為宮

同用夾鐘為宮者

高宮　雙調角　高般涉　林鐘角實用此為宮

同用仲呂為宮者

呂宮　小食角　中呂調　越角實用此為宮

同用林鐘為宮者

道宮　歇指角　正平調　大食角實用此為宮

同用南呂為宮者

南呂宮　林鐘角　高平調　高大食角實用此宮

同用無射為宮者

呂宮　越調　越角　仙呂調　雙角實用此為宮

同用黃鐘為宮者

黃鐘宮　大食調　大食角　黃鐘調　小食角實用此為宮

以上均宮同用之圖同為宮調而先後參差暗用參差良由舊時用笛各傳各法未敢輕改也

同用夾鐘一字煞調者

高宮　高大食　小食角　正平調

同用仲呂工字煞調者

呂宮　雙調　歇指角　高平調

同用林鐘尺字煞調	同用南呂工字煞調	同用無射仙呂凡字煞調	同用黃鐘合字煞調	同用太簇四字煞調
道宮	南呂宮	仙呂宮	黃鐘宮	正宮
小食調	歇指調	林鐘商	越調	大食調
林鐘角	越角	大食角	高大食角	雙角
仙呂調	黃鐘調	般涉調	高般涉	中呂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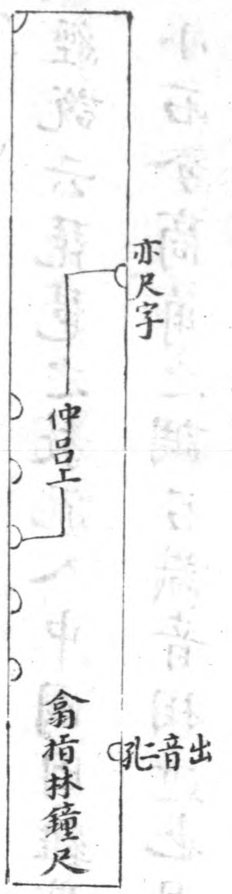
右四聲廿八調同用之煞聲也

或曰笛律夾鐘用晉之夾鐘笛欤曰未可知也若在唐代定用呂才所製之尺八蓋商調中增歇指唯尺八之體中聲律中林鐘吹必翕指尺八即今豎簫旁仝吹竹笛迴向寺僧貽元宗笛皆指此也

尺八之律本夾鐘與晉笛律本同位故下四孔為太簇四字今之正宮調猶以此位為四字

廿三

尺八笛製圖



唯以婆取孔得音之仲呂上字與晉笛不同故知今之正宮調係七羽之仲呂調也

附論

熊氏經說云琵琶之教流入中國因雞識華沙識華之語而以大石小石分商角之調石識音相近也因般瞻華之語而以般涉稱羽調瞻涉音相近也

雞識轉為乞食猶大乞食亦為大食亦可備一解

樂典云凡十一律還相為宮皆宗黃鐘故曰清商

還宮宗黃鐘何有清商之義清商之始只四宮亦不十一律還宮遥牽宏論強語俗樂無着也清商以夾鐘為律本胡部以大呂為律本並不宗黃鐘

又明四聲二十八調之說曰清商散樂三調昉奏周漢古辭及魏三祖昉作清商主商平調主角瑟調主宮各為套數而徵羽不用皆以清商為主又有楚調清調則不必再提瑟調套數者宋元通典已言傳者僅平調清調之曲不可以言漢魏之調清商現有羽聲不可言羽調不用

楚調即是夾鐘宮姜夔曲可證即是高宮側商側羽皆名側調側商調裡唱伊州是也此段畧本舊人論三調之語不可以牽合言之三調但言宮均廿八調並言畢曲黃泰泉昉不知也

又云中琴第三弦並姑仲二律俗謂婆調遂以角音殊不知此

即清角耳中琴第五弦無雜宮函鍾二律俗謂南呂宮歌指角
瑟弦大與六應六與十應謂之平調俗樂正宮般涉調合南呂
宮高平調即平調以角為主也
廿八調從俗樂器而說不勞牽入琴瑟琴散一弦安能無二
律能無二律因何以角能無二律第四弦何不名變調雜派
南呂宮函派歌指角何理何說何例可證瑟調尚宮平調羽
聲兩不相蒙明人俗曲合犯與唐宋異平調以角為主陳仲
儒琴法與清商平調各旨清角係是曲名又非宮調東牽西
扯總不合撈
又云大呂為四中呂為上歌者激聲使角聲轉清名曰變調
變調是均調及煞聲得名不是空腔廿八調曲之用及上字
者太半不止變調彼其意中執一姑洗是角故有激清至仲
呂之說然黃鍾之轉大呂獨非激使清乎何泥于角致說
又其自製樂法之解曰古樂取聲律高下合為三曰清調平調
側調明皇不樂側調止取黃鍾宮黃鍾商歌之李白之清平調
三章也
清平側是相傳調法並非取高下合為三也在曲則高下合
為聲折各調收各調之曲並非合為一曲側商側羽開元樂
部盛行不聞明皇不樂黃鍾宮黃鍾商亦非清調平調清平
調三章每調一章也但言清平不言瑟者省文昕說俱不可

檢實

萬紅友詞律凡詞毋疊者名慢調
慢調與越調等一例不因詞字多寡若萬氏自撰其名四疊
之詞何以不名四調此萬氏之失考也

吹豳錄卷三十九

臨江鄉人吳穎芳

樂府雜錄四聲二十八調

段安節樂府雜録載二十八調與前清商不相畫一即首條之
元宗立胡部也即唐志之聲器頻殊者也此二十八調之法迄
五代宋為通行燕樂元明及今猶用此笛而後之談樂律者但
述唐初之舊制竟已改律之新規宜乎鑿枘不合國工莫知其
因也今疏解表揚之以志清商胡部變改之殊按其科條與清
商有別者五

吹豳録三十九卷

一者笛異　錄云太宗朝三百般樂罷內挑絲竹為胡部用宮
商角徵羽並分平上去入四聲則知此錄記胡部之法而胡
部之始始於太宗唐史云高宗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
作又云開元二十四年升胡部于堂上與道調法曲合作高
宗雖命合作猶分堂上堂下清商與胡部之調分迨開元升
胡部于堂上則其調并合清商之法棄而胡部之調行雖有
遺曲附于胡部之調胡部之法亦以笛為主但用橫吹與清
商豎笛不同梁胡吹笛云下馬吹胡笛愁殺路旁兒指此笛
也盱以知其是橫笛調者為此錄後列綵竹諸罷調法並不
列笛廿八調向是笛調何故反無其笛蓋為前列四輪圖本
從笛說餘絲竹從笛為主也宋人仉說笛調但指橫笛呼豎
笛曰簫幾不知簫之實是古笛朱子明之曰今之簫古之笛
也夫胡部用橫笛調清商用豎笛調罷已各殊器殊則作孔
取聲之法亦別豎笛直吹橫笛橫吹一別也豎笛度長橫笛
度減十之四今人見橫笛體裁不短于簫殊不知吹口之左
有蠟塞管中其外體之長接竹飾觀而已受聲之地僅至尺
餘長短之不同二別也橫笛吹口之孔及取音按指之六孔
皆聚于面與豎笛孔法不同三別長短度殊則盱取之音清
濁各異豎笛之放下三孔二孔一孔體中聲橫笛無此四濁
音也橫笛之放下五孔四孔三孔二孔豎笛無此四清聲也

兩笛之不同如此乃敢以此之正宮認彼亦是正宮何異刻
船求劍

二者律本異　豎笛用夾鐘為律本其夾鐘一均七律橫笛用
大呂為律本其大呂一均七律此旹有之律彼旹有之律此旹
無之律彼不皆無唯其相差二律退下一韻故七宮七羽之
律與清商實不相符今若執胡部之笛猶說夾鐘律本名實
俱殊而豎笛嘯晉制放下五孔為律本之音位橫笛同梁武
笛制用翕笛體中聲為律本音位又不符合是以從紙上探
索之儒者總不能辨患也
或曰子何以知橫笛之用大呂律本耶曰段安節云太宗于
內庫得方響一片下于中呂調頭一韻聲名大呂應高般涉
調頭按夾鐘均不收大呂而此收之又舊樂書列胡部笛之
七宮第六稱夷則第七稱無射夾鐘均不收夳則而此又收
之夫夾鐘均中棄去太簇南呂而增用大呂夳則則成大呂
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黃鐘七律應宮商等七音井然是
大呂為宮之均矣然而猶未可遽定也迨考宋仁宗樂髓經
明列大夾仲林夳無黃一均七宮其太簇姑洗雒賓南呂應
鐘五宮入之中管調而笛調之大呂律本無疑矣再觀于宋
人旹傳宮調圖見之中原音韻大夾仲林夷無黃為七宮調共廿八
調厠以太姑雒南應中管五宮二十調為四十八調圖則與

樂髓所標無二無別足以佐證其是更考于沈存忠筆談所
次十二律煞聲歸調之列獨太夾仲林夷無黃七律煞宮聲
餘律不作宮存中又云胡部二十八調每宮則從笛孔所有
其餘商角等俱用十六字夫笛孔具七宮而七宮係大呂一
均之七律則笛調用大呂律本的確可據上自唐人下至有
宋相承一貫源流分明秦之何後儒之猶說夾鐘也
三者調律異 律本既換七宮之律亦換向之正宮是太蔟今
則用黃鐘向之高宮是夾鐘今則用大呂而中呂宮換以夾
鐘道宮換以仲呂南呂宮換以林鐘仙呂宮換以夷則黃鐘
宮換以無射俱退二律以為用何以知其然也如雜錄之大

呂當高般涉調頭是以大呂換夾鐘也舊樂書之第六宮夷
則第七宮無射是以夷則換仙呂無射以無射換黃鐘也七
羽之第五羽黃鐘第六羽黃鐘是以黃鐘換第六般涉太蔟
也第五稱黃鐘者仍舊名也第六稱黃鐘者新改之律名也
此在開元立胡部時已有此移換考于宋時沈存中蔡西山
及宋志所叙皆云夾鐘宮謂之仲呂宮林鐘宮謂之南呂宮
是以夾鐘換仲呂以林鐘換南呂也再按之相傳宮調圖以
黃鐘為正宮以無射為黃鐘宮以夾鐘為仲呂調以大呂為
高般涉調則是宋元相傳同此分屬相承一貫源流分明足
見調名律聲之不符自立胡部始也

四者用字異　清商之笛只用八字皆從笛孔旹有胡部之笛亦用八字然別有十六樂字以記絲竹等用畫一之聲名曰半字譜當其所用半字或笛罷所無應作折掣吹法以合其字不僅如實儼所云止用八字也故諸器雖從笛為主而笛又以半字為準與清商豎笛之法迥不相同再者清商笛之吹法一四夾發為上放下三孔為合天寶雖改用橫笛其記孔取半字則同亦以一四夾發為上放下三孔為合上字雖同而律異合字雖同而聲殊律異聲殊則按字以應二十八調亦殊後來致惑之由蓋由于此

或曰豎笛橫笛既異記孔取半字何故不異曰樂人久悉記孔字法用指又熟是以仍舊又半字者但以記孔為主橫豎笛俱六孔何妨同記半字配字向本無定如十六字之合初配旁則後配林鐘而清商則以合配黃鐘乙配夾又以一配夾一又配大既無定配何妨上別配黃鐘合別配林鐘

五者序列異　清商四聲二十八調首列七宮次商次角次羽胡部首列七羽次角次宮次商序列不同各有義例之別不知其義例而改先改後者非也

有此五條別異清商胡部調法懸殊所同者僅此四聲二十八調之名而已不可以按實改而猶存其名者為向者附胡調于清商如般涉調今則以清商附于胡部存其遺曲傳嬗變換之

間未可別立新名令人不識稱謂儒者未能辨此五條之別
并清商胡部一槩而談宜乎不辨其聲律宮調之涇渭也或
曰正宮太蔟何故而換黃鐘其次六宮何故皆退二律曰胡
部有胡部之正宮其正宮正中黃鐘逐次皆退二律皆胡部
中律之聲也立胡部自應以胡部之律聲作調曰七宮七羽
皆退二律七商七角又何以仍舊不改曰其故不可知也大
抵商角所隸之曲舊多而胡部缺缺則仍其舊矣曰何以
知商角之仍舊不改不是宮羽退二律曰七商之第七曰林
鐘商林鐘之商乃南呂也此名起自唐初清商已用南呂及
觀開元改後以至宋時但用夷則以換南呂此就大呂均無
南呂而以夷則代也非改退二律之例由是推之越調之用
無射大食之用黃鐘清商與胡部相符是以知其仍舊不改
曰改退二律則胡部濁于清商矣曰非然也依調名不符較
之說名改退二律若即其清濁相較胡部甚清于清商以正
宮論之清商正宮乃豎笛之四四者正太蔟也胡部正宮然
聲乃橫笛之上上者黃鐘清也彼用正律而此用清律聲清
十律即孔字論之彼上字中仲呂而此上字中黃鐘清律清
七位曰笛孔只七若他器采用十六字別有掣折吹法其法
如何曰如一字夾鐘吹低半格聲合太蔟上字仲呂吹低半
格聲合姑洗尺字林鐘吹低半格聲合雙實凡字無射吹低

半格聲合南呂合字黃鐘吹低半格聲合應鐘而五字吹低
以合大呂清一字激吹以合緊五夾鐘清以略可配應十六
字聲　豎笛橫笛之制度聲律不同前已明列豎笛圖像橫
笛之制其中律用字孔位指法及與豎笛同異之際請觀後
圖

〔橫笛圖注〕

體中聲	放一孔	放二孔	放三孔	放四孔	放五孔	一四夾發
尺字中大呂	工字中夾鐘	凡字中仲呂	六合字中林鐘	四字中夸則	一字中無射	上字中黃鐘
高宮	中呂	道宮	南呂	仙呂	黃鐘	正宮
畧近豎笛放四孔	近豎笛放五孔聲	近豎笛一四夾發	近豎笛後孔聲	畧近豎笛放末聲	近豎笛放二孔聲	近豎笛放三孔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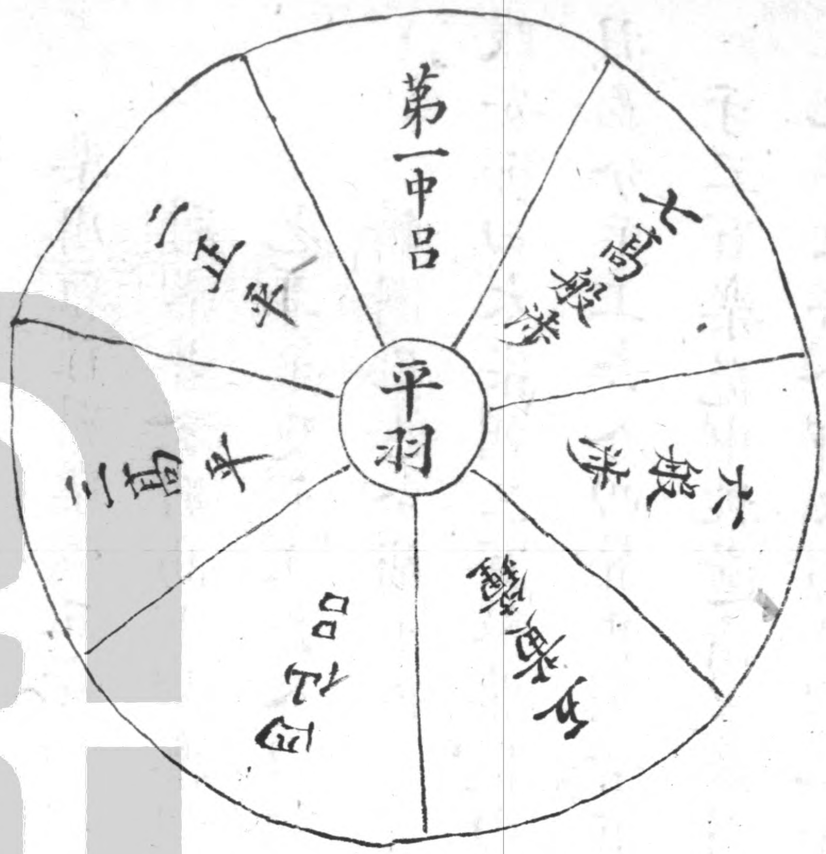
或曰羽角宮商之次序何意也曰胡部之曲獨尚羽聲故先
羽然而又有其故按七羽之煞聲中黃太姑仲林南無七律
叙之恰得無射一均七角之煞聲中南應黃太姑雞林七律
叙之恰得黃鐘一均七宮之煞聲中黃大夾仲林夷無七律
叙之恰得大呂一均七商之煞聲中黃太夾仲林南無七律
叙之恰得夾鐘一均無凡黃合大四夾一自下而高煞聲之
首以越角曰商角同用則同以越調首矣曰唐初清商何故
而先大食角曰宮羽同調名仲呂調隔二韻以隨正宮商角
同調名大食角隔一韻以隨越調在彼又自成一例

（樂府雜録別樂識五音輪二十八調圖）

別樂者分別高下諸樂調猶詩人之言別花也識記識
也上平及平上去入以識五音七調旋轉如輪故曰輪
輪圖已上今補于後

段安節曰太宗朝三百般樂器内挑綟竹為胡部用宮商角徵
羽並分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有其聲而無其調
于三百樂器中挑選清脆綟竹列為胡部下文笙琵琶等是
也平上去入聊取為識以記聲濁至清之序無別義五音不
能缺一故有徵清商胡部向缺徵調故葉徵徵雖無而猶次

之者取為聲折不取為調也



（平七羽輪圖）第一運仲呂調第二運正平調第三運高平調第四運仙呂調第五運黃鐘調第六運般涉調第七運高般涉調去中呂調之運如車輪轉却去仲呂一韻聲

（上七角輪圖）第一運越角第二運大石角第三運高大石角第四運婆角第五運小石角亦名正角調第六運歇指角第七運林鐘角○大石小石大食小食之訛小石調頭是仲呂為律本大呂之角故名正角調

去七宮輪圖　第一運正宮第二運高宮第三運仲呂宮第四運道宮第五運南呂宮第六運仙呂宮第七運黃鐘宮

入七商輪圖　第一運越調第二運大石調第三運高大石調第四運雙調第五運小石調第六運歇指調第七運林鐘商○陳暘樂書云唯執一罷翻曲輪七調傳聲致宮徵相踰五聲不倫指此圖也

如上四輪羽先商末論者遂以以羽為宮病之雖分先後宮

羽不亂先非見尊後非見賤未可以為病

胡部二十八調法

作此圖明其異于清商

羽

中呂	越角	正宮
夾宮	仲宮	黃宮
黃煞	南煞	黃煞

正平	大石	高宮
仲宮	林宮	大宮
太煞	應煞	大煞

高宮	高大石	仲呂宮
林宮	夷宮	夾宮
姑煞	黃煞	夾煞

仙呂	雙調	道宮
夷宮	無宮	仲宮
仲煞	太煞	仲煞

黃鐘	小石角	南呂
無宮	黃宮	林宮
林煞	姑煞	林煞

般涉	歇指角	仙呂
黃宮	太宮	夷宮
南煞	蕤煞	夷煞

高般涉	林鐘角	黃鐘
大宮	夾宮	無宮
無煞	林煞	無煞

角

宮

商

越調	大石	高大石	雙調	小石	歇指	林鐘商
無宮	黃宮	大宮	夾宮	仲宮	林宮	夷宮
黃煞	太煞	夾煞	仲煞	林煞	南煞	無煞

右所註明七宮依笛孔所有餘俱填以應用之律為胡部用十六字故也以此較核清商胡部音音中律不似清商之假借代用彼次角音于前盖實知角聲中角雖同用商聲之均暗中已換下徵為調頭故越角實用仲呂為宮經畍分明比清商更清楚整正當是天寶年中樂工賀懷智等知音別曲識例明條即清商之舊名立胡部之新法源流更草猶可尋探宋之儒者每每不繹胡部科條援清商舊法以論之見唐志夾鐘律本之說遂謂以夾鐘為黃鐘而無人知笛律之改

用大呂矣羽首夾鐘管首緊五兩相佐證逐生向上更清之論矣既執夾鐘爲律本則昧乎退二律而用大呂而正宮退二律用黃中呂調退二律用夾遂生調名律名不符之疑而國工亦不知所因矣正宮本中黃鐘今以黃鐘宮實用無射逐生今無射遷當古黃鐘之論又不知字律異舊而立合字僅當大太之間之說矣設有知正宮實是黃鐘橫笛正宮是一四夾發又執橫笛而說豎笛孔音已差而猶認橫笛孔之黃鐘以按豎笛之位而謂真黃鐘在豎笛一四夾發矣皆由未詳此錄之法不按更改之條漫爲立論者也

或曰清商是舊音胡部乃邊調胡爲子軼于清商曰此論調法不評曲音也清商之曲聲則雅其調法則紊觀其越調般涉之稱決不作自漢晉大抵陳隋之所成而曲則無收古今者也迨至唐時古曲漸少改立胡部不亦宜乎特橫笛聲清無豎笛和緩之韻朝廷所尚疇敢不遵雖有知音不能違時好也

段安節曰上平聲調爲徵聲

羽既稱平徵下於羽故稱上工平聲徵聲未嘗不可作曲故曰上工平聲調特此胡部有其聲而無其調耳所以無之故爲其前無所承後難創造唐田疇聲訣云徵與二變之調咸非流美故自古少徵調此據然聲歸調而言二變較五音稍乖

不可收煞古者調音多用下徵下羽下徵最濁用為煞聲則悶然故咸不流美也皚又云徵為去母調如黃鐘之徵以黃鐘為母不用黃鐘乃諧故隋唐舊譜不用母聲此據宮均之調而言晉黃鐘笛下徵調去黃鐘而增用大呂去母意也隋唐舊調法譜中但用林鐘一均不用黃鐘周宣帝之七音首林鐘而棄黃鐘同是法也皚蓋有見于二十八調者無有煞聲宮均二義是以初明煞調無徵之故次明若用下徵為均調定當去母言自分明而宋之姜夔訂之曰黃鐘以林鐘為徵徵聲必住于林鐘若如去母調不用黃鐘聲便自成林鐘宮矣故大晟樂府徵調無母聲一句似黃鐘均一句似林鐘均之無清聲只可施之琴瑟難入簫笛分言姜夔混一而駁之殊非確當其云徵無清聲即田氏不流美之意然其言有疵燕樂箏琶于徵定有清聲若謂尺字林鐘無清聲故笛無徵調黃鐘羽何由收林鐘尺字異于田皚所云也徵不流美明古調之下徵其旨通唯其前無所承故不補造姜夔遽云難入今之燕樂其語塞朱之云温公言本朝無徵音不特本朝從來無徵不特徵無角亦無之然只是無徵調角調不是無徵音角音無徵調者只是頭聲與尾聲不是曲中無徵却不知是如何其中有箇甚麼欠缺處所

均所以當時有落韻之語夔自作徵招曲自云無病又云徵無清聲只可施之琴瑟難入簫笛分言姜夔混一而駁之殊非確當其云徵無清聲即田氏不流美之意然其言有疵燕樂箏琶于徵定有清聲若謂尺字林鐘無清聲故笛無徵調黃鐘羽何由收林鐘尺字異于田皚所云也徵不流美明古調之下徵其旨通唯其前無所承故不補造姜夔遽云難入今之燕樂其語塞朱之云温公言本朝無徵音不特本朝從來無徵不特徵無角亦無之然只是無徵調角調不是無徵音角音無徵調者只是頭聲與尾聲不是曲中無徵却不知是如何其中有箇甚麼欠缺處所

以做那徵不成又云徵宗令人作徵調只能以徵音起不能
以徵音終作終不成又云俗樂無徵聲蓋沒安排處大抵二
十八調之曲臨末各有一種腔格宮商角羽則腔具而歸入
徵調之腔舊無其格縱然勉強造作不歇衆耳故唐之宋流
宋之劉詵崇寧時之補調皆無傳于後人不效法也
又云商角同用宮逐羽音
二語乃笛調之例也同用者同用此一宮調而不改越角越
調于笛不必別奏調而可奏也逐音者音相隨逐羽先而宮
後也唯其同用故角商之調名相同唯其逐音故中呂調然
黃鐘而正宮亦然于黃鐘按國語亦有羽逐宮之語彼就五
音輪轉說此就分列調次說各有其意論者無援彼以共論
又云右件二十八調琵琶八十四調方得是
如右所陳笛件二十八調若琵琶合之須彈得八十四調方
得合是二十八調也琵琶散彈無二變須轉弦方成別調極
其轉弦之變成八十四調元徵之詩云琵琶宮調八十一旋
宮三調彈不出賀懷智琵琶譜序云琵琶有八十四調內黃
鐘太蔟林鐘宮聲弦中彈不出須管色定弦其餘八十一調
皆以此三調為準更不用管色定弦矣大抵欲以琵琶合調
先須用管定其黃太林三弦從是三聲挨和之其餘九律皆
可緩急之以掐合其律例如欲以琴合調先以管定三弦為

黃鐘宮一六為林鐘徵餘弦準此可和應律欲變就他調亦緩急其弦以應十二律也故鄭譯言用藥者婆毘琶推衍成八十四調初以管定弦而後方可推衍之若不先以管定尚無可據應律之一二聲安能推衍笛律祇廿八必須轉八十四調方能應者為和弦用宮徵相和自黃鐘轉至仲呂成八十四調而笛調有黃鐘宮亦有仲呂宮非八十四不能參錯而備具也

又云五弦五本共應二十八調本

以五弦合笛調言之也隋西涼龜茲天竺諸樂部俱有五弦唐志云緜有琵琶箜篌箏五弦一調之宮主名曰調本五弦器須轉遍五弦作五宮方應七宮而得合廿八調按羽音調為夾仲林無黃五弦換一本第四為宮為無黃太仲林合黃鐘羽換一本第二為宮為仲林南黃太合正平調換一本第五為宮為黃太姑林南合般涉調換一本第三為宮為林南應太姑合高平調換首本第三為宮為夷無黃夾仲合仙呂調換一本第五為宮為大夾仲夷無合高般涉調轉六次則五弦之五本盡換變成七調四七合廿八調其二變則取之徽位也

又云笙除二十八調本外別有二十八本中管初製笙簧之聲一定不似絲弦可轉清濁故必備備二十八調本

立胡部横笛調時又踵清商別造中管中管之調別有廿八
欲以聲合中管故別制一笙亦備二十八調唐志云銀字之
名中管之格皆前代應律之器銀字管頭管也李冲云管有
一定之聲弦多舒緩之變琵琶定以管色即此管也中管調
法觀宋人所列乃是太蔟一均胡部諒亦同之今補于後

中管具太蔟姑洗雅宜夷則南呂應鍾大呂七律為七音
具二十八調

羽 中呂姑正平雅高平夷仙呂南黄鍾應般涉大高般涉太

角 越角姑大石雅高大石林雙角南小石應歌指大林鍾角太

宮 正宮大高宮太中呂姑南呂雅道宮雅南呂夷仙呂南黄鍾應

商 越調應大石大高大石太雙調姑小石雅歌指夷林鍾商南
石廿八中調夷則大呂八調與横笛重叠餘二十調別成
中管調合之故成四十八調

又云胡部樂無方響只有絲竹緣方響不應諸調有直按聲太
宗于内庫别收一片鐵有似方響下于中呂調頭一韻聲名大
呂應高般涉調頭方得應二十八調

清商本有應高般涉夾鐘之鐵片胡部則無胡部之高般涉
調頭已換大呂又不可取夾鐘鐵片以為用乃索于内庫而
得大呂一片然後羽七調之調頭備而二十八調可應絲可
緩急竹可俯仰吹之鐵聲直按難以假借必得應律之片方

諧調頭者一調之頭目中呂調頭是夾鐘旋輪與高般涉相
接高般涉調頭須大呂聲下于夾鐘一韻也
又云箏只有宮商角羽四調臨時移柱應二十八調
箏和弦成只可奏宮商角羽四調臨時移柱和調至第六遍
得應廿八調然則四調可同用一均也若依沈存中用聲各
別所次之列正宮大石調般涉調同用九字之聲頗疑箏所
不具或者用左手取二變法于角弦巧取仲呂若奏大石角
于宮弦巧取大呂則亦可奏四調
右明琵箏五弦方響笙篳篥獨不及笛足明四輪正是笛調所
說諸器皆合笛調者也觀五本調本調頭諸稱以表廿八是
宮調觀宮商角羽之語以表廿八蕪歸煞之調推其條例固
是分明

附論

舊樂書云其運調也以羽角宮商為平上去入　七羽調者首
中呂二正平三高平四仙呂五黃鐘六黃鐘七大呂　七調角
者一越角二大石角三高大石角四雙角五小石角六林鐘七
南呂　七宮調者一正宮二高宮三仲呂四道宮五南呂六夷
則七無射　七商調者一越調二大石三高大石四雙調五小
石六林鐘七南呂

此段文見之樂典所引舊人記胡部調也與雜錄相同但般

涉二調名以黃鐘大呂歌指林鐘角名以林鐘南呂仙呂黃
鐘宮名以夷則無射歌指林鐘商名以林鐘無射去調名而
著實律也由羽宮次序推之知其隱合大呂宮七律由角商
次序推之換以南呂則又隱合夾鐘宮七律豈因林鐘商之
名而實以南呂歌此句標名未當
歷代樂儀云宮為上平聲商為下平聲角為實徵為上羽為去
變宮迴演清宮變徵循環正徵
叙七音之記認也與段安節異法彼指曲調忽聲此言均中
音位按韻書一東二冬等為上平一先二蕭等為下平上聲一
董等為上去聲一送等為去入聲一屋等為入而以宮商徵
羽角分屬之樂儀即取彼以記此聊以為識非音家之理例
段徐二家取識不同如此知此原非有一定之理
舊樂書云宮調胡名婆陀力調又名道調婆羅門云阿修羅聲
也商調胡名大乞食調又名越調又名瓌調婆羅門云帝釋聲
也角調胡名涉折調又名阿謀調婆羅門云大辨天聲也徵調
胡名婆臘多調婆羅門云那羅延天聲也羽調胡名般涉調又
名平調又名移風調婆羅門云梵天聲也變宮調胡名阿說調
李唐樂府曲調有普光佛等八曲盡入婆陀力調釋迦牟尼佛
等九曲盡入大乞食調大妙至極等二曲入越調摩尼佛曲入
瓌調蕤賓七俱陀佛等二曲入商調那勒佛曲等入徵調觀音

佛曲等四曲入羽調遷星佛曲入般涉調提梵佛曲入移楓調
叙唐代佛曲之收入諸調者前表以西域語調名次證以東
土移楓調者移入楓香調之調也變宮安得有調若非穿宮
之曲定是七角同用之俗呼宋以角聲為變宮　廿八調無徵調此條
忽云徵調諒同變宮之例名徵而實非徵也

相傳宮調圖

中原音韻書列此調圖詳其稱謂似出宋代上可以證樂府
雜録下可以證宋人言詞之文是胡部沿草清商紀其新舊
不同之實也賴有此圖清商胡部之辨顯明可別

黃鐘　宮　俗呼正宮　商　俗呼大石調
　　角　俗呼大石角　羽　俗呼般涉調

大呂　宮　俗呼高宮　商　俗呼高大石調
　　角　俗呼高大石角　羽　俗呼高般涉調

夾鐘　宮　俗呼仲呂宮　商　俗呼中管高大石調
　　角　俗呼雙角　羽　俗呼中管高般涉調

太蔟　宮　俗呼中管仲呂宮　商　俗呼雙調
　　角　俗呼中管雙角　羽　俗呼仲呂調

姑洗　宮　俗呼中管仲呂宮　商　俗呼中管雙調
　　角　俗呼中管雙角　羽　俗呼中管仲呂調

仲呂　宮　俗呼道調宮
　　角　俗呼小石角
　　商　俗呼小石調
　　羽　俗呼正平調
蕤賓　宮　俗呼中管道調宮
　　角　俗呼中管小石角
　　商　俗呼中管小石調
　　羽　俗呼中管正平調
林鍾　宮　俗呼南呂宮
　　角　俗呼歇指角
　　商　俗呼歇指調
　　羽　俗呼高平調
夷則　宮　俗呼仙呂宮
　　角　俗呼商角調
　　商　俗呼高調
　　羽　俗呼仙呂調
南呂　宮　俗呼中管仙呂宮
　　角　俗呼中管變角調
　　商　俗呼中管商調
　　羽　俗呼中管仙呂調
無射　宮　俗呼黃鍾宮
　　角　俗呼越角
　　商　俗呼越調
　　羽　俗呼羽調
應鍾　宮　俗呼中管黃鍾宮
　　角　俗呼中管越角
　　商　俗呼中管越調
　　羽　俗呼中管羽調

右圖首列十二律漢魏六朝所傳清商舊律下列四十八調改立胡部之調位也云俗呼者謂古法原不如是古法調名今從俗稱呼而黃鍾改呼正宮大呂可呼高宮此之正宮高宮已非舊聲之太夾鍾已移為今調之仲呂宮惟其新舊之不同改立之各別俗呼之異古乃列此圖注明其因革遷移之位覩者即今部以求清商舊法猶分明可按

也試觀十二律列除去屬中管之太蔟等五律餘七律為大
夾仲林夷無黃實成大呂一均七律考之樂府雜録有大呂
為高般涉調頭夾鐘為中呂調頭之證驗下稽宋人所談皆
符此圖校于清商夾鐘為律本均中定其太蔟而此則棄太
蔟為中管則此圖所稱俗呼的係不指清商一一考索佐證
條例了然而明之王德驥跋之曰宮調之中有從古所不解
者宮聲于黃鐘起宮不曰黃鐘宮而曰正宮于林中起宮不
曰林鐘宮而曰南呂蓋今正宮實黃鐘也而黃鐘實無射也
夫委之從古所不解未經考据之過也其林鐘商呼商調林
鐘角呼商角黃鐘調呼羽調從樂宮簡便之呼也無異旨

或曰所列十二律安知非後世之律聲曰若後世律聲開元
中不聞造律中宗改律不曾改胡部之律五代至宋燕樂不
改律若使朝朝于燕樂改律則黃鐘等聲變換數次何唐宋
所傳其說不一以是知清商調名諸律誠中律聲若不中律
始造調名之人必不冠以律名又知上列十二即是舊符調
名之律若非即是舊調之律聲不須一一注說

此四十八調從無分理其意例者獨荊川稗編雅樂發微二
書曾為剖析乃言黃鐘宮曰正宮夾鐘宮仲呂宮等實本于
周貫穿于周禮推始于伶州鳩其說甚繁録之累于紙墨今
即此卷中所叙源流因革及合律制調之法一一考之特此

以較彼二書孰得孰失高明必有能辨之者

臨江鄉人吳顓芳撰

唐末経五代之亂工器俱亡樂人授受舊法口耳不接漸失其真宋仁宗時萃集儒臣講求樂事太常既定新律燕樂亦復整頓科條所成樂髓新経雅俗之樂俱紀於是儒臣執柄伶官箱口但從義理以推原而佐以典策之舊語開元胡部之面目不可復稽沈存中所云燕部樂経経五代離亂聲律差舛誠不誣也摘其譌謬約有数端

一者誤認律本　律本者横笛開孔取音之宮也笛具一均凡均以宮為主此宮為一笛之本將宮案律稱為律本横笛之

律本係是大呂此與宮調律名不相關涉有如清商用夾鐘為律本而正宮則屬太蔟不必用夾鐘為正宮也律本與十六字首聲不必符同有如清商用夾鐘而十六字首林鐘不必配合字於夾也律本與十二律首律不必符同律本從瓠竹所宜而定不必定用黃鐘也儒臣不知律本理例又不辯橫笛律本的在何孔惟以舊典夾鐘律本為據失改天寶改笛易本緣由一代儒臣衆口同辭夫律本未辯則此笛之音位不能分明又安知宮商之定孔乎

二者誤認音位　凡調有為宮之主者有起調之濁者主音名為調本唐樂人之呼起濁名為調首調本調首同音者以異音者多調本定是宮商音者多屬下徵下羽有如荀笛正聲調調本黃鐘宮調首是林鐘下徵南呂下羽若清角調調本姑洗宮調首是應鐘下徵大呂下羽橫笛正宮調本黃鐘調首亦是林鐘下徵本是截然兩音宮徵二律此須耳辨方知不別則不易識儒臣未能耳別惟以鄭康成均音為據謂起濁必宮遂將調首認為宮音次調主於變徵（何妥元孝牛宏鄭譯同此誤宮商三者誤配半字　清商笛調合為黃鐘上配仲呂祇用八字不用十六鐘聲十六聲者舊夷則未居應鐘不配笛調自天寶建立胡部來而用之以枚笛調中管諸音而依隋代之法

合配林鐘上配黃鐘立為定制與清商配字名實皆殊儒臣
不辨天寶更改之科惟以清商為據以致配合以黃配上以
仲恰符調首合林認為宮黃之位兩相證佐并將十六字亦
從清商合黃之稱是則名為宮而寔非宮名為合而寔非合
正宮之宮隱沒正宮之黃鐘亦隱沒矣雖然錯誤若仍舊律
不改則但是譌呼其音位宮名律聲隱然猶在今又順合字
為宮之序改成一均則律已去取舊制盡失難以討尋或者尚
有舊曲遺留則煞聲歸調必不符於誤認之宮商猶露舊聲
一綫今又羅列新譜衆籟經所紀則通體俱換打成一錯安能指
其得失耶

四者誤認黃鐘　不辨律本則不知笛之何孔是本孔屬何律
不辨音位則不知何位是真宮是宮定何律不辨牛字則不
知何字配彼何字配此現前笛音之黃鐘尚在糢糊至於前
朝舊聲茫乎無據任意猜卜而已是以據律本以說者謂律
本夾鐘則高於古之雅樂三律朱子說豈知律本是大呂而非
夾鐘據宮位以說者長其尺度以求符於正宮之宮律李照豈
知非宮而是調首下徵據半字以說者承相傳非正下徵之
言擬下一律方是黃鐘沈存中說豈知合以配林下一律豈成黃
鐘人各異說莫可折衷究之證今而今未準諸古而古皆差
也

五者誤配宮調　因前四者之誤則所配四聲之二十八調皆不能符其調名如認合為黃而煞以合又改其變徵合正音謂之宮聲則是謂之正宮則非蓋胡部之南呂宮聲也林為南呂宮認上為仲而煞以上七音順調位謂之宮聲則是謂之仲呂宮則非蓋胡部之正宮也調名不應音煞聲不應調不衆夾鐘謂之仲呂宮林鐘謂之南呂宮而已

倫此五誤有宋一代所談聲律宮調棼亂可知詮未能深悉其故而一一觀其議論鮮不目眩心迷東西莫辨今摠明於此煞後列其成言細為分別於後

筆談二十八調

宮	正宮	高宮	仲呂	道調	南呂	仙呂　黃鐘
商	越調	大石	高大石	雙調	小石	歇指　林鐘商
角	越角	大石角	高大石角	雙角	小石角	歇指角　林鐘角
羽	中呂	正平	南呂	仙呂	黃鐘	般涉　高般涉

南呂羽小注一名高平高平舊用南呂律也黃鐘羽小注又名大呂誤也應注在涉般下此條四聲次序同清商而七聲之先後仍同胡部是未識兩處之義例而輕改者也

二十八調用聲各別

筆談云十二律每律名之用各別正宮大石調般涉調七聲宮
商角變徵徵羽變宮也今燕樂二十八調用聲各別
律名之用謂半字代律名而用入諸調也正宮等三祇應用
一均七聲之七字按今樂人所用調中聲字多少不同與均
音未合故陳其用聲各別之法於後也

正宮　大石調　般涉調　皆用九聲　高五　高凡　高工　尺　勾
上　高一　高四　合　是也　大石角同此加　下五　共十聲

正宮等三調本應用上宮尺商高工角高凡變徵合徵高四羽高一變宮七聲高五
者高四之清聲雖重用而不失其均名為九聲止是八律也
宋人誤認合字為宮為黃鐘通行下徵調法乃雜用合宮高四商

高一角　勾變徵　尺徵　高工羽　高凡變宮　七聲以奏大石調用尺宮高工商高凡角下五變徵高四徵高一羽
勾字收矣復取其下徵調
勾變宮七聲以奏大石角而下五字又加矣雖收上字弟為勾之
代用而已然大石角煞於高凡實中尺字為宮之角皆借均而
用也借均而用其非舊均之正可知非舊均之正則字有去
取又可知故上字宮則必棄勾用合字宮則應棄上用尺字宮
而取五下則應棄合棄上非誠皆用九聲十聲也樂工不能明言其
故致令沈公難於核討乃曰賀懷智琶調格與今樂全不同唐人樂
學精深尚有雅律遺法今之燕樂古聲多亡而新聲大率無法度樂工自不
能言其義夫懷智琵琶胡部樂器也其調格即二十八調八十一調之法

也已全與宋異則宋之禁坊俗樂調其失胡部之舊可知或曰子何知宋人認合為黃鐘又何知通行下徵調曰清商豎笛正宮調合為黃鐘乃在笛之放下三孔實中漢晉梁律之黃鐘詳見歷朝樂律高下表若以胡部橫笛較之實應橫笛一四夾發之上字而豎笛則正聲橫笛則清聲此為小異若橫笛之放下三孔合字實中豎笛之後孔尺字乃漢晉梁之林鐘也今認橫笛之合是黃鐘則以起濁之聲為調首矣是誤也大抵每調有起濁之下徵或起濁之下羽工人習用而不變儒士認為調首而不辨是以工人常不勝士人之口而士人捻不能奪工人之手古來書盡然

何以見工人不能勝士人之口如北魏書云普泰元年太樂令張乾龜秏所造六格北廂黃鐘之均寔是夷則之調其餘三廂宮商不和共用一笛又有太簇姑洗二格用之後宮檢其聲均復是考則又元孚云黃鐘之磬十四器名黃鐘聲寔夷則夫周鐘十六實始上宮夷則倘奏下宮黃鐘則用下羽南呂起調而或以夷則代林為下徵架懸擊法在北魏時猶仍舊法乾龜不知其為起濁之下徵竟誤認為調首之宮即此架懸一格未嘗不可擇而擊之以就太簇姑洗之二均其首先則夷無礙於奏他均也乾龜及孚不知其古式架懸之次竟認黃鐘太簇姑洗之格必須以本律鐘為首而起調遂有

是言然在當時樂工未有能明言起調非宮之說以釋其疑
惟乾龜及孚之說申隋書云牛宏曰六律六呂迭相為宮各
自為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鐘之宮乃以林鐘為調首興古典
有違鄭譯云今樂府黃鐘乃以林鐘為調首失君臣之義今
請推黃鐘宮為調首又云考校太樂所奏林鐘之宮應用林
鐘為宮乃用黃鐘為宮應用南呂為商乃用太簇為商應用
應鐘為角乃取姑洗為角故林鐘一宮七聲三聲並戾其十
一宮七十七音例皆準越莫有通者又云考尋樂府鐘石律
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準應每
恒求訪終莫能通案黃鐘宮以下徵起調宏譯誤認起調之
聲是宮其失與張乾龜元孚同至於三聲並戾之說蓋樂人
習用清商通轉借代之法即就黃鐘一均七音以奏林鐘之
宮荀笛之下徵調法也借黃鐘以代大呂為變宮荀笛清角
調之借代法也黃均中之林南應雅原應林宮所用唯黃太
姑三聲濁於林宮不合宮濁徵羽清舊法故譯止言三聲並
戾又習用下徵羽起調之法下徵下羽變宮三聲並濁於宮
遠鄭康成宮最濁之義故又曰三聲準應而當時樂工莫有
通者唯牛宏鄭譯之說辨駁義申裴政七政記云以林鐘為
黃鐘案政所序八聲係林鐘南呂為起調之下徵羽黃鐘聲
雖弊四位實是為宮裴政意以濁者定是黃鐘不應首林鐘

欲仍舊法首林鐘必須易黃鐘而用大呂為變徵方稱均位
濁清之正故更變其法此通行下徵調之舊也（詳見第七卷）而當時樂工亦無
有伸辨其故者唯朝士之更張是從宋時教坊笛調亦然隨彼朝士
呼合為黃鐘不聞其明是林鐘隨彼朝士認合為正宮之宮不聞其
明是正宮起調之下徵朱子之琴論以大絃為黃鐘合字二絃為太
簇四字三絃為仲呂上字四弦為林鐘尺字五絃為南呂工字六七
絃為黃太六五字明是仲宮林商南角黃徵太羽一均若核其寔
寔是一林合二南四三黃上四太尺五姑工但因認合為黃而誤與
與此條笛調誤認之失無二無別當時琴師不聞獻其說於朱
子析其所以所謂工人當不勝士人之口也古今如一矣

何以見士人不能奪工人之手如考鐘先夷則舊法也北魏樂人不徇
劉芳尚黃鐘之意守此不變張乾龜奏駁之後周及隋終不改下徵起
調之法鄭譯雖駁清樂黃鐘用小呂之失唐之清商黃鐘宮仍以小呂
為變徵隋志云隋代雅樂唯奏黃鐘一宮或有能為雜實之宮者享
祀之際肆之竟無覺者宋景祐時李照斥王朴樂高乃作新樂下其聲
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劑而聲稍清歌乃
叶照卒莫之辨元豐時楊傑欲廢舊鐘樂工不平一夕易之而傑不
知崇寧時魏漢津用帝指定尺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聲調
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而漢津不能知即此條笛調正宮經五代
之亂猶守上字黃鐘為宮之法任朝臣呼合黃上仲而上字之為宮終

無改移琴法雖經朱子辨論而自宋至今之鼓瑟者其常彈之調
揔以三弦為宮並不改用一絃所謂士人不能奪工人之手也亦古今如一矣
或曰此條所列半字先高五而末合字何也曰本之頭管之序蓋頭管倍十
字音孔緩急吹之成下五高五黍五三字正宮不用下五黍五故首以高
五頭管末孔應合字故末以合字雖然序次亦不當理頭管首以五者
胡部尚清之例彼管但倍十字無均可就首清末濁猶可也若
紀正宮調等所用字則已有定均自當均之宮商而叙依均而叙則宮
名著行次正觀者了然沈公但承工人之說叙列殊失倫理
或曰沈公叙正宮調煞聲用六字此條無六何也曰煞聲或是合字誤寫
六字又或合六同一笛孔承工人之說未及訂定遽書於紙也

高宮(高大石調(高般涉調皆用九聲 下四合是也(高大石角同此加 高四 共十聲
高大石角如前角例止用 下工 下凡 合 六 九聲以就一調名九聲止七音也
下四 下五 下一 上 尺 下工 下凡 合 六 九聲 緊五 六 下凡 高工 尺 上 下一 高四
仲呂宮(雙調(仲呂調皆用九聲 緊五 六 下凡 高工 尺 上 下一 高四
合是也(雙角同此加 高一 共十聲
仲呂等三調本應用夾鐘王字為宮今因認合為黃之故故宋之新曲用
仲呂等三調本應用夾鐘王字為宮因合認黃諸字皆換故宋之新曲用
下一 緊五 上 尺 高工 下凡 合 六 共九聲以就一調緊五者下一之清六者
合之清止得七音也雙角同前例止用 下凡 六 高四 高一 上 尺 高工 七

音曲煞於高四下凡為宮之角聲

道宮小石調正平調皆用九聲高五 六 高凡 高工尺上 高一 高四 合是也小石角同此加勾共十聲

道宮等三調本應用仲呂下凡為宮宋曲乃用上尺 高工 高凡 合 六 高四 高五 九聲以就一調七音例 如前條小石角同前例止用 合 高四 高一 勾尺 高工 高凡七音曲煞 高一 合字為宮之角聲

南呂宮歇指調南呂調皆用七聲 下五 高凡 高工尺 勾 高一 高四 是也歇指角同此加 下工 共八聲 南呂調即高平調

南呂等三調應用林鐘合字為宮宋曲乃用尺 高工 高凡 下五 高四 高一 勾尺 高工 高凡七音曲煞 南呂等三調應用林鐘合字為宮宋曲乃用尺 高工 高凡 下五 高四 高一 勾七聲以就一調止取七正不用重疊字者彼曲譜不收故調亦不取也若就此宮詳之尺為宮便棄合字四畤徵調去毋之說也而尺字未嘗不可作宮參觀於林鐘角之煞尺則徵聲未嘗不可以煞可煞即成徵聲曲姜夔云徵無清聲不可謂調之說非也大抵羽角宮商俱有收調畢曲之舊腔於徵獨無倘造新曲聲折流及徵時必歸於羽無以安排中住之韻若中住定不流美田畤之言寔有見而云煞非因徵無清聲也歇指角同前例止用 高四 高一 勾 下工 高工 高凡 下五七音曲煞於勾 高四為宮之角聲

仙呂宮林鐘商仙呂調皆用九聲 緊五 六 下凡 下工 尺上 下一 高四合是也林鐘角同此加 高工 共十聲

仙呂等三調應用夷則下四為宮宋曲乃用 下工 下凡 合 六 高四 下一

縈五上尺九聲以就一調七音如前例林鐘角如前例止用下一上
尺高工下凡六高四七音曲煞於尺下一為宮之角聲
黃鐘宮越調黃鐘羽皆用九聲高五六下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
合是也越角同此加高凡共十聲
黃鐘等三調應用無射下一為宮宋曲乃用下凡合六高四高五
高一上尺高工九聲以就一調七音如前例越角如前例上用上
尺高工高凡六高五高一七音曲煞高工上字為宮之角聲
右所叙列二十八調用字多少之法為所奏之曲役用多字
則調倫多字曲中所無調亦減字故其數不同二十八調中
惟正宮等三調用字猶存胡部舊法一班亦雜以宋曲所用
字故字有出於均外者餘調無有舊曲但供新曲之用故用
字悉依合字黃鐘之法不與首條同矣沈公云今之燕樂古
聲多亡新曲大率無法度古聲止有三調曲其亡之多可知
餘皆新聲調所用字誤認字律宮音無法度之甚者也沈公
承樂工言作此語而其間法度之若何又不能別白故又云
樂工自不能言其義如何得其聲和然此僅是失開元立胡
部之法亦未足為重輕也
七角調皆借均而用倘用本均小石角可同用正宮均林鐘
角可同用仲呂宮均越角可同用道宮均大石角可同用南
呂宮均高大石角可同用仙呂宮均雙角可同用黃鐘宮均

唯敬指角煞於勾字須高四為宮笛調不用高四宮則無調可同用不得不借南呂宮律是林鐘下徵調而用因此一角阻隔遂令六角俱借均而用胡部所以仍清商舊法而不變也清商笛調無大呂且每調多用借代律既多借代何分於七角故七角之在清商胡部皆屬借代均宋亦因之

筆談論說

筆談曰十二律并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五聲蓋當大呂猶差高當在大呂太簇之間下四字近太簇高四字近夾鐘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仲呂上字近雅實勾字近林鐘今樂高於古樂二律以下二字乃一字之訛故無正黃鐘聲只以合字尺字近夷則下工字近南呂下字近本失高工字近無射六字近應鐘應作下凡字近凡字近應鐘鈔刻訛也凡字為黃鐘清應作高凡字為大呂清作應高凡字為太簇清高五字為夾鐘清緊五字為姑洗清應添此語六字下五字為太簇清高五字為古樂者清商舊聲也十六聲十六半字也此段皆承樂工相傳舊說然皆誤解十六聲源自周鐘夷則為始應鐘清為終當下宮黃鐘奏調時借夷則為下徵鐘代林以當起濁調首原非正下徵聲此相傳舊說也北魏樂工尚傳其法至於隋時已換林鐘為調首下徵聲已正牛宏鄭譯所議可改可證是後遵循不改胡部用合配下徵理例無違而宋人誤認合為黃鐘證以相傳之說遂有合非正合黃非正黃之言夷較林

清一律遂有黃鐘尚清一律僅當古大呂之說矣橫笛一四
夾發孔之黃鐘係是清黃亦相傳無正黃之舊說既足以佐
成其是而王朴作律自謂得九寸真黃較於見在燕樂黃鐘
雖稍應合然燕樂徵高見樂律高下表相傳猶差高之舊說也樂工
不辨指寔牽合串說沈公乃承其誤合夷四南二律連接其
間添一下四則合與下四僅差半律名雖二字用只一聲十
五聲之說非寔也若以此十六字較於唐樂清商則聲皆不
合何也宋以合字屬黃胡部以合字屬林尚與胡部舊制不
同何況清商清商雖以合字屬黃而豎笛之黃是正黃橫笛
之黃是清黃又配上字彌復不合

今教坊燕樂比律高二均弱（當云比古律高二均弱）均即韻字合字比太簇徵
下却以凡字當宮聲比宮之清宮徵高（當云六字比清宮徵高）凡字
比古律高二均弱即前條今樂高於古樂一律以下之說也
合字比太簇徵下即前條合字在大呂太簇之間之說也凡
字當宮聲即高凡字為黃鐘清之說也不曰當黃鐘而曰當
宮聲語有病十六字齊列尚無宮聲可言也

外方樂尤無法其聲又高教坊一均以來唯契丹樂聲比教坊
樂下二均大凡北人衣冠文物多唐用俗此樂猶唐之道聲

又高一韻下四更則起調者也契丹樂下二韻上字仲呂起調者也范蜀公從開元笛方響證此聲是唐黃鐘沈公因之故云實隋唐遺聲

本朝燕部樂經經五代離亂聲律差舛傳聞國初比唐樂高三律近世樂聲漸下尚高兩律予嘗以問教坊老樂工彼云樂聲歲久勢當漸下一事驗之可見教坊管色歲月浸深則聲差漸祖父所用管色今多不可用唯方響是古器鐵性易鑠時加磨瑩鐵漸薄而聲漸下樂器須以金石為準若準方響聲又自當漸變古人所以用銅與石有深意存焉律法既亡金石又不足恃則聲不得不流自然之理也

宋初年仍王樸樂比教坊樂起調聲原高三律其後用和峴律下王朴一律有餘故尚高二律是亦傳聞之舊說也但所比較者係太常之造律未嘗將教坊樂比較唐教坊樂安得云百年中聲又漸下笛歲久而聲不變方響鑠後亦不鑠不消磨瑩參笛與響方二種而造新器聲必不移不然清商九代遺聲歷時綿遠舊律(声)當不傳沈公之所云古樂者亦非其寔矣樂工鶻突之說不可信

如今之仲呂宮却是古夾鐘宮南呂宮乃是古林鐘宮今林鐘商乃古仙呂宮今大呂調(即般涉)乃古黃鐘羽雖國工亦莫能知其所因也

所叙與相傳宮調圖無異然林鐘商乃今之仙呂宮當是字誤乃是古夷則宮今之大呂調乃今之般涉羽寔古之黄鐘羽也是亦樂人相傳舊説特未能考其名寔不符之所自耳未改立胡部史有明言雜録所陳法可細按彼樂工獨何知耶或曰沈公有云中呂宮四字仙呂宮五字皆比他調高半格方應本調何義也曰指示笛吹配合半字之法也據彼所認中呂宮之用四字當應太簇而笛上但有下四大呂無太簇吹高下四半格而應高四則應調所認仙呂宮之用五字當應太簇清亦笛無所吹高一五半格而應高五則應調擧此二字以明其餘言笛值無此字之聲者皆當吹高以求合

(二)十八調畢曲煞聲各別

筆談云十二律配燕樂二十八調除無徵音外凡煞聲各不同清商二十八調只用八字皆從笛孔所有可知七宮惟用大呂均其餘商角等俱用二十八調每宮則從笛孔所有用八字是清商胡部十六字笛孔則不具十二律故有吹高半格之法十六字則具十二律且有四清聲故以配十二律為用也畢曲聲謂之煞每調各不同清商胡部之別了然已知調律名寔不符之故乃由於此胡為以不知所因委之樂工此後所叙煞聲用十六字笛上或缺在于吹法折擊之以就字也

黄鐘宮今為(正)宮(迴)用六字煞

黃鐘商今為越調用六字煞
黃鐘角今為林鐘角用尺字煞
黃鐘羽今為仲呂調用六字煞
黃鐘宮商角羽者用黃鐘為宮為商為角為羽也宮商羽之例同唯角獨異此條為記煞聲而設既非煞於黃鐘何名黃鐘角既煞於尺字應名夾鐘角依彼所認字律說何不取高大石角之煞於合字者列于此庶既於倒整聲但七角之附商均自古已然樂髓新經不辨其為角而次以變宮之位其言曰角聲住林鐘為林鐘角在今樂亦為林鐘角彼蓋認尺字為林也沈公此條因之此條所列配律半字與前十六字條不同

蓋十六字條是今古相較之論此條是隨時俗所呼也宋人通行下徵調法認合為黃六者合之清聲也以六為煞尤是宮聲煞以之合於橫笛則非正宮黃鐘為正宮尤合舊法然名正宮而寔用正宮之下徵調法則并非黃鐘蓋胡部之南呂宮曲也以後諸條倣此可推

大呂宮今為高宮用下四字煞　大呂商角羽今燕樂無
笛上無應鐘故大呂不為商無南呂故不為角無姑洗故不為羽宮必須從笛所有聲也
太簇宮今燕樂無笛上無太簇　太簇商今為大石調用高四字煞
太簇角今為越角用工字煞　太簇羽今為正平調用高四字煞

笛無太簇十六字則有之用高四者笛吹高下四半格以就
字也彼認高四是太簇樂髓新經曰角聲住南呂為越角彼認工字
是南呂此條因之依例則應列雙角於此煞於高四
夾鐘宮今為仲呂宮用下一字煞
夾鐘商今為高大石調用下一字煞　夾鐘角羽今燕樂無
新笛無應鐘雜賓故夾鐘不為角羽
姑洗宮商今燕樂無　姑洗角今為大石角用高凡字煞
姑洗羽今為高平調用高一字煞
笛無太簇姑洗而有林鐘故燕樂無其宮商而有羽新經曰
角聲住應鐘為大石角彼認高凡是應鐘此因之應取小石
角之煞於高一者列此彼認高一是姑洗也笛用吹法以應高凡高一
仲呂宮今為道調宮用上字煞
仲呂商今為雙調用上字煞
仲呂角今為高大石角用合字煞
仲呂羽今為仙呂調用上字煞
新經曰角聲住黃鐘為高大石角彼認合字是黃鐘此因之
胡部仲呂本取橫笛未二孔今用下徵調則上字為宮上字者正宮黃
鐘既認合為黃必認上為仲豈知此宮却是胡部正宮煞於一四夾殺上字者也
雜賓宮商角羽今燕樂無
笛無雜賓姑洗太簇南呂故燕樂無其宮商角羽此叙煞聲

應取歇指角之煞于勾字者列此笛吹上字高半格可應
林鐘宮今為南呂宮用尺字煞
林鐘商今為小石調用尺字煞
林鐘角今為雙角用四字煞
林鐘羽今為黃鐘羽用尺字煞
新經曰角聲住太簇為雙角彼認高四是太簇也此因之笛
吹下一高半格應之應取林鐘角之煞尺字者列此
夷則宮今為仙呂宮用下工字煞　夷則商角羽今燕樂無
下工者宋時認是夷則笛無雜賓姑洗南呂故無商角羽
南呂宮今燕樂無笛無南呂商今為歇指調用高工字煞

南呂角今為小石角用高一字煞
南呂羽今為般涉調用高工字煞
笛無南呂而有林鐘仲呂黃鐘故不為宮而為商角羽新經
曰角聲住姑洗為小石角彼認高一是姑洗此因之高一高
工笛吹皆用高半格法以應字應取越角之煞高工者列此
無射宮今為黃鐘宮用下凡字煞
無射商今為林鐘商用下凡字煞　無射角今燕樂無
無射羽今為高般涉用下凡字煞
下凡者宋時認為無射笛無雜賓故無射不為角
應鐘宮商今燕樂皆無　應鐘角今為歇指角用勾字煞

應鐘羽今燕樂無
笛無應鐘南呂太簇而有林鐘故不為宮商羽而為角新經
曰角聲往雜實為歇指角彼認勾字是雜實此因之笛應吹
上字高半格以應之應取大石角之煞於高凡者列此依彼
說高凡是應鐘也
右所列十二律中唯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黃鐘七
律作宮為笛所有按之恰得大呂一均大呂之為笛律本無疑矣
今之燕樂二十八調布在十二律唯黃鐘仲呂林鐘三律各具
商宮角羽四聲其餘或有一調至二三調獨雜實一律都無內
應作外中管仙呂調乃是雜實聲亦不正當本律其間音聲出入
亦不全應古法略可配合而已
雜實是中管道調宮此云仙呂訛也不正當本律者如前條
十六字訂律畧近某某是也不全應古法者謂古法角應用
角今名為黃鐘角而煞以尺字非其法矣但依現法畧為配
合而列此不可審核
俗樂夾鐘為宮仲呂為商曰雙調黃鐘為羽曰仲呂
調太簇為變宮曰雙角調以商名宮或是訾者紀宮倡商和使
易記憶然國工亦莫知其因也
以商名宮當是相傳舊說說宮調名清商之義也沈公乃誤
解之作此揚搉非也無可致說又委於訾者之易於記憶尤

為戲談原夫始造調名之人必不本夾鐘而名以仲呂何取而以商名宮及調名通行之後視此仲呂南呂等於越調仙呂等呼意中原非指律安有以商名宮自沈公作此語後後人奉為定案貽誤非淺考用聲各別條七角俱外加一聲夫用均外之聲曲不美聽俗樂所忌若加一聲而棄其同用之一聲則暗中已移換其宮別成一均之七音序位今沈公猶以同用舊均之變宮稱之則有加無棄矣若有加無棄試思七音外之一聲將何稱乎不特此聲無稱自加此一聲而舊均之宮角等位俱莫可指名安得復冒變宮之呼且變宮於曲從無煞聲非於理有不可天寔限之是則稱煞于變宮者不

識聲音均調之條例者也沈公述樂髓經作此語後人又奉為定案貽誤非淺

統觀筆談諸條沈公亦知今正宮是古黃鐘今仲呂宮是古夾鐘亦知古清商今則部胡亦知古用八字今笛七字譜用十六字從此而細研之已顯然于正宮等名是清商之舊名黃鐘夾鐘等律是清商之古律不符之故係胡部之更改祇因夾鐘律本與大呂律本不一分晰豎笛孔音橫笛孔音不一較勘調有起調調有主宮不一指寔遂而糢糊成說貽誤後人然後之達者因沈公之說得以參考諸條因非顯是若無筆談宋之用字八調與用字作煞之法一無所知欲以證

佐殷成式之書而無證欲以通唐之徑而難通則又有賴於沈公者不淺也

宋仁宗樂髓經十二均二十八調

黃鐘之宮為子為神后為土為雞緩為正宮調　太簇商為寅為功曹為金為般涉為大石調　姑洗角為辰為天罡為木為嗢沒斯為小石角　林鐘徵未為小吉為火為雲漠為黃鐘徵　南呂羽為酉為從魁為水為滴為般涉調　應鐘變宮為亥為登明為日為容為中管黃鐘宮　雜實變徵為午為勝光為月為莫為應鐘徵

大呂之宮為大吉為高宮　夾鐘商為太衝為高大石　仲呂角為太乙為中管小石角　蕤賓變宮為正宮調　林鐘變徵射羽為河魁為高般涉　夷則徵為傳送為大呂徵　無為黃鐘徵

太簇之宮為中管高宮　姑洗商為中管高大石　雜實角為歇指角　南呂徵為太簇徵　應鐘羽為中管高般涉　大呂變宮為高宮　夸則變徵為大呂徵

夾鐘之宮為仲呂宮　仲呂商為雙調　林鐘角在今樂亦為林鐘角　無射徵為夾鐘徵　黃鐘羽為中呂調　太簇變宮為中管高宮　南呂變徵為太簇徵

姑洗之宮為中管仲呂宮　雜實商為中管商調　夷則角為

中管林鐘角　應鐘徵為姑洗徵　大呂羽為中管仲呂調
夾鐘變宮為中呂宮　無射變徵為夾鐘徵
仲呂之宮為道調宮　林鐘商為小石調　南呂角為越角
黃鐘徵為仲呂徵　太簇羽為平調　姑洗變宮為中管仲
呂宮　應鐘變徵為姑洗徵
雜實之宮為中管道調宮　夷則商為中管小石調　無射角
為中管越調　大呂徵為雜實徵　夾鐘羽為中管平調
仲呂變宮為道調宮　黃鐘變徵為仲呂徵
林鐘之宮為南呂宮　南呂商為歇指調　應鐘角為大石角
太簇徵為林鐘徵　姑洗羽為高平調　雜實變宮為中管
夷則之宮為仙呂宮　無射商為林鐘商　黃鐘角為高大石
角　夾鐘徵為夷則徵　仲侶羽為仙呂調　林鐘變宮為
南呂宮　太簇變徵為林鐘徵
南呂之宮為中管仙呂宮　應鐘商為中管林鐘商　大呂角
為中管高大石角　姑洗徵為南呂徵　雜實羽為中管仙
呂調　夷則變宮為仙呂宮　夾鐘變徵為夷則徵
無射之宮為黃鐘宮　黃鐘商為越調　太簇角為雙調　仲
呂徵為無射徵　林鐘羽為黃鐘羽
呂宮　姑洗變徵為南呂徵　南呂變宮為中管仙

應鐘之宮為中管黃鐘宮　大呂商為中管夾鐘角為中管變角　蕤賓徵為應鐘徵　夷則羽為中管黃鐘羽　無射變宮為黃鐘宮　仲呂變徵為無射徵

右十二宮配以子丑等而濫及六壬之神后太衝配以七宗五星日月而濫及遁甲之雞緩般涉也夷語俱興音調無涉所叙二十八調及中管二十調唐來舊法也其宮商羽宮調與前文筆談無異唯七角則律改調移彼蓋以正宮黃鐘應用姑洗為角而唐初七角首大石角故移姑洗為大石角其下次第調名存而律皆易也然姑洗本小石角今名以大石角毋乃違舊法耶無乃與所收之舊曲與小石角有混耶俗調者開元之遺也與古法異姑洗為角者古法也笛孔與姑洗音序列不古不今之均律失於紊矣又林鐘之為黃鐘徵應鐘之為姑洗徵亦古法也其稱謂亦不古不今應鐘在正宮的是三變宮何必著其為中管之調若言合中管調而并列之變徵下何必著某律之徵酌其體例凡律之值正調中管調者則著調名不值則書某為徵某為二變而去其為某某諸字庶乎其可乎

問答

或曰宋代二十八調之曲有考乎曰宋會要云宋朝所奏凡十八調四十八曲一正宮其曲三曰梁州瀛府齊天樂二仲呂其

曲二曰萬年歡劍器三道宮（調）其曲二曰梁州薄媚大勝樂四南呂宮其曲二曰瀛府薄媚五仙呂宮其曲三曰梁州保金枝延壽樂六黃鐘宮其曲三曰梁州中和樂劍器七越調其曲三曰伊州石州八大石調其曲二曰清平樂大明樂九雙調其曲三曰降聖樂新水采蓮十小石調其曲二曰胡渭州嘉慶樂十一歇指調其曲三曰伊州君臣相遇樂慶雲樂十二林鐘商其曲三曰賀皇恩泛清波胡渭州十三仲呂調其曲二曰六么道人歡十四南呂調其曲二曰六么罷金鉦十五仙呂調其曲二曰六么綵雲歸十六黃鐘羽其曲一曰千春樂十七般涉調其曲二曰長壽仙滿宮春十八正平調無大曲小曲無定數宮商羽皆闕三調角七調皆闕又云法曲部則曲有二一曰道調宮望瀛二曰小石調獻仙音龜茲部曲皆雙調其曲二曰宇宙清感皇恩雲韶部曲奏大曲十三一曰中呂宮萬年歡二曰黃鐘宮中和樂三曰南呂宮善天獻壽四曰正宮梁州五曰林鐘商泛清波六曰雙調大定樂七曰小石調喜新春八曰越調胡渭州九曰大石調清平樂十曰般涉調長壽仙十一曰高平調罷金鉦十二曰中呂調綠腰十三曰仙呂調綵雲歸○如上諸曲獨少角調蓋以七角皆借均而用不識棄取換調之法則曲聲為均外之律所攪聲不流美七角之所以闕也

會要又云太平興國中鈞容有十六調教坊有十七調嘉祐時

監領內侍言其並奏聲不諧請罷鈞容十六調○十七調者即
前十八調四十大曲中除正平無大曲而言
又云景德中樂工相承殿庭習用三調六曲三調者黃鐘太簇
蕤賓也政和中御製依唐譜脩定黃鐘徵角二調總四十一曲
又徽宗時樂府奏言樂之諸宮調不正皆俚俗所傳乃命劉昺
輯燕樂新書唯以四十八調為宗○向無徵調角調不合角位
陳暘樂書云今樂府正宮十曲一陽生玉牕寒念邊功玉如意
瓊樹枝鷫鸘裘塞鴻飛漏丁丁息鼙鼓勸流霞　高宮九曲喜
順成安遠塞獵騎游遊兎園錦步障博山鑪暖寒杯雪紛紛待
春來　仲呂宮十三曲上林春春波綠百花林壽無疆萬年春

擊珊瑚柳垂綠醉紅樓折紅杏御園花花下遊遊春歸千株柳
道調宮九曲會夔龍汎仙杯披雲襟孔雀扇百尺樓金樽酒
春明庭拾落花聲聲好　南呂宮十一曲仙般露冰盤果芙蓉
園林下風風雨調開月愰鳳來賓落梁塵望陽臺慶年豐青驄
馬　仙呂宮九曲折紅渠鵲填河紫蘭香喜堯時猗蘭殿步瑤
階千秋樂百和香佩珊瑚　黃鐘宮十二曲菊花盃翠幕新四
塞清滿簾霜畫屏風折茱萸望秋雲苑中鶴賜征袍望迴戈秋
稼成泛金英　越調八曲翡翠帷玉照臺香旖旎紅樓夜朱頂
鶴得賢臣蘭燭臺金滴流　大石調八曲賀元正待花開采紅
蘭出谷鶯遊月宮望迴車塞雲平秉燭遊　高大石調九曲花

下宴甘雨足畫秋韆夾竹桃攀露桃燕初來踏青田拋繡球澄
火雨　雙調十六曲宴瓊林泛龍舟汀州綠登高樓麦隴雉柳
如烟楊花飛王澤新玳瑁簪玉階曉喜清和人歡樂征戍回一
院香一片雲千萬年　小石調七曲滿庭香七寶冠玉瑤杯辟
塵犀喜新晴慶雲飛太平時　歇指調九曲榆塞情聽秋風紫
玉簫碧池魚鶴盤旋湛恩新聽秋蟬月中歸千家月　林鐘十
曲秋來蘭紫綵囊留征騎塞鴻度回紇朝汀洲雁風入松蓼花
紅曳珠佩遵渚鴻　越角九曲望明河華池鷺贈香囊秋氣清
照秋池曉風度靖邊塵聞新雁吟風蟬　大石角九曲紅爐火
翠雲裘慶成功冬夜長金鸚鵡玉樓寒鳳戲鴉一爐香雲中雁

高大石角九曲日南郊帝道昌文風盛琥珀盃雪花飛皂貂
裘征馬嘶射飛鴈雪飄飄　雙角九曲鳳樓燈九門開落梅香
春氷折萬年宴催花發降真香迎新春望蓬島　小石角九曲
月中春折仙枝春日遲綺筵春登春臺紫桃花一株紅喜春雨
泛春池　歇指角九曲玉壺氷卷珠箔隨風簾樹青葱紫桂叢
五色雲玉樓宴燕堂燕千千歲　林鐘角九曲慶時康上林果
畫蜜簾水精簟夏木繁暑氣清風中琴轉輕裾清風來　仲呂
調九曲宴佳賓會群仙集百祥凭朱欄香烟細仙洞開上馬杯
拂長袖羽觴飛　平調十曲萬國朝獻春盤魚上氷紅梅花洞
中春春雪飛翻羅袖落梅花夜遊樂鬬春雞　南呂調七曲春

景麗牡丹開展芳茵紅桃露囀林鶯滿林花風飛花　仙呂調
十五曲喜清和芰荷新清世歡玉鈎欄金步搖金錯落燕引雛
艸芊芊步玉砌整華裾海山青旋絮綿風中帆青絲騎喜聞聲
　黃鐘羽七曲宴卯枚雲中樹燎金爐澗底松嶺頭梅玉爐香
瑞雲飛　般涉調十曲玉樹花望星斗金錢花玉窓深萬民康
瑤林風隨陽鴈倒金罍雁來賓看秋月　高般涉調九曲喜秋
成戲馬臺泛秋菊三殿樂鸂鶒盃玉芙蓉偃干戈聽秋砧秋雲
飛　又曰因舊曲造新聲者凡五十八曲二十八調皆有傾盃
樂正宮中呂宮道調宮南呂宮黃鐘宮越調雙調歇指調林鐘
商中呂調南呂調仙呂調般涉調皆有三臺劍器有仲呂宮之

感黃花朝中措又有黃鐘宮之攤破拋球樂又有雙調之醉花
間小重山林鐘商之中呂望行宮歇指調之中呂歌仙呂調
月宮仙戴中呂南呂調菩薩蠻(瑞鷓鴣)般涉調之望征人嘉中呂
引駕行中呂中呂○如上調曲皆崇寧之遺建炎以來之所造與
會要不同外有宋賢樂府詞令曲名千百皆收入諸調中所可
考者僅十四調廣如吳江沈伯英詞譜所載不具錄
或曰沈伯英詞譜甚多闕佚朱竹垞太史訂之曰沈氏譜不分
宮羽存正宮道宮而去高宮由是生于黃鐘者混矣存大石去
高大石由是生于太簇者闕矣中呂仙呂不分宮調又刪去高
般涉南呂黃鐘三調由是生于南呂者混且闕矣至于角聲生

于應鐘則全畧之吾未得其解也所訂正是欤曰生于黃鐘生于太簇等語本于蔡西山已被貽誤凭此以駁諸調闕失亦非當理沈氏于所傳舊詞可考者僅收十四調無則闕如紀其寔也宮羽不分者為舊注曲為黃鐘中呂仙呂不知其為黃鐘宮中呂宮仙呂宮欤不知其為黃鐘羽仲呂調仙呂調欤疑以傳也七角全畧宋詞無傳曲也觀乎四十大曲之十八調教坊之十七調鈞容之十六調雲韶之十三調皆全闕角聲非紀曲調之人故為删也再觀于隋之十六調則始作清商時尚且少調唐增十二不為美備何必定以每聲七調為準則哉太史為一代宗匠學者恐過信其言于宮調中又增一障至于沈氏之譜自當依宋志之廿八調先後行次今後正宮而首以黃鐘彼于宮調之體例亦未知也

吹豳錄卷四十一

臨江鄉人吳穎芳著

蔡西山論二十八調

卷中皆依當時所謂應律半字燕樂原曰黃鍾為宮俗樂謂之正宮調南呂為羽謂之般涉調太蔟為商謂之大食調應鍾為變宮謂之大食角調四調同用合黃四太一姑洗尺林工南凡應七音正宮煞於合黃般涉煞於工南大食煞於四太大食角煞於凡應與筆談所列無異羽繼宮而先商者循商角同用之法也呼應鍾為變宮者亦襲筆談之誤也

大呂為宮謂之高宮無射為羽謂之高般涉夾鍾為商謂之高
大食黃鍾為變宮謂之高大食角
四調同用四大一夾上仲尺林工夷凡無合黃七音高宮煞
於四大高般涉煞於凡無高大食煞於一夾高大食角煞於
合黃變宮如前論
太蔟為宮謂之中管高宮應鍾為羽謂之中管高般涉姑洗為
商謂之中管高大食大呂為變宮謂之中管高大食角
旹列與宮調圖太蔟條下無異
夾鍾為宮謂之仲呂宮黃鍾為羽謂之仲呂調仲呂為商謂之
雙調太蔟為變宮謂之雙角調
旹列與宮調圖太蔟條下無異

四調同用一夾上仲尺林工南凡無六黃四太七音仲呂宮
煞於一夾仲呂調煞於六黃雙調煞於上仲雙角煞於四太
變宮如前論
姑洗為宮謂之中管仲呂宮大呂為羽謂之中管仲呂調雙賓
為商謂之中管雙調夾鍾為變宮謂之中管雙角調
旹列與宮調圖姑洗條下無異
仲呂為宮謂之道宮太蔟為羽謂之正平調林鍾為商謂之小
食調姑洗為變宮謂之小食角
四調同用上仲尺林工南凡應合黃四太一姑七音道宮煞
於上仲正平煞於四太小食煞於尺林小食角煞於一姑變

宮如前論

蕤賓為宮謂之中管道宮夾鍾為羽謂之中管正平調夷則為商謂之中管小食調仲呂為變宮謂之中管小食角

旺列與宮調圖蕤賓條下無異

林鍾為宮謂之南呂宮姑洗為羽謂之高平調南呂為商謂之歇指調蕤賓為變宮謂之歇指角

四調同用尺林工南凡應西大四太一姑勾蕤七音南呂宮

煞於尺林高平調煞於一姑歇指調煞於工南歇指角煞於勾蕤變宮如前論

夷則為宮謂之仙呂宮仲呂為羽謂之仙呂調無射為商謂之

商調林鍾為變宮謂之商角調蕤賓為羽謂之中管仙呂調應鍾

四調同用工夷凡無合黃四太一夾上仲尺林七音仙呂宮

煞於工夷仙呂調煞於上仲林鍾商煞於凡無林鍾角煞於尺林變宮如前論

南呂為宮謂之中管仙呂宮蕤賓為羽謂之中管仙呂調應鍾為商謂之中管商調夷則為變宮謂之中管商角調

旺列與宮調圖南呂條下無異其稱林鍾商曰商調林鍾角曰商角亦稱謂無異頗疑宮調圖成於此時

無射為宮謂之黃鍾宮林鍾為羽謂之黃鍾羽黃鍾為商謂之越調南呂為變宮謂之越角

四調同用凡無六黃五太一姑上仲尺林工南
煞於凡無黃鍾羽煞於尺林越調煞於六黃越角煞於工南
變宮如前論

應鍾為宮謂之中管黃鍾夷則為羽謂之中管黃鍾羽大呂為
商謂之中管越調無射為變宮謂之中管越角
旹列與宮調圖應鍾條下無異
前十二條叙十二律四聲四十八調之位蕪中管調而言也
宮七調用大夾仲林夷無黃七律乃大呂一均律不浔云生
於黃鍾羽七調用無黃太姑仲林南七律乃無射一均律不
得云生於南呂商七調用夾仲林南無黃太七律乃夾鍾一
均律不得云生於太蔟角七調用黃太姑雉林南應七律乃
黃鍾一均律不得云生於應鍾也謂四聲廿八調起
於黃南太應歟亦不得云皆生於某某皆之云者揔之之辭
也十一律可言生於黃鍾言七調生於黃鍾言不順事不成
也然而西山必欲如是措辭者意主於尊黃鍾言四聲皆黃
鍾一均之律雖其後別取他均而四聲調之起則起於黃均
雖在俗樂猶以黃鍾均音起調以就已廿八調揔一黃均均
中七音揔一黃鍾之論其用意甚苦然而無益於尊黃也黃

鍾既非笛之律本依西山所用樂字又以黐五居首未嘗尊
奉黃鍾

燕樂辨

蔡西山燕樂辨曰黃鍾用合字大呂太蔟用四字夾鍾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鍾用凡字各以上下分為清濁其仲呂蕤賓林鍾不可以上下分中呂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鍾用尺字黃鍾清用六字大呂清太蔟清夾鍾清各用五字而以下上黐別之黐五者夾鍾清聲也俗樂以為宮此其取律寸律數用字紀聲之畧也燕樂以夾鍾收四穀曰宮曰商曰羽曰閏閏為角其正角聲變穀徵穀聲皆不收而獨用夾鍾為律本此其夾鍾收四聲之畧也今以頭管考之夾鍾清收四聲為黐五居九孔之首為宮次六字為羽次凡字為商次工字為閏閏為角其正角聲變穀徵穀皆不收正聲三調黃鍾為調以統四聲則其聲優游中平今乃高至黐五夾鍾低至高一姑洗界則過節高則流蕩甚至佚出均外此所以為靡ヒ之樂也

蔡西山燕樂原辨一書沒後刻行未及審訂之本文字多譌語多錯亂後之學者徒援其成言尚不識西山之意安知其誤引鈔俱失條理今稍次之令就緒故與他本承接不同如此段文字是訂俗樂律本用夾鍾之弊也然俗樂實用大呂為律本並非夾鍾（辨見前文諸條）而西山竟目曰夾鍾律本詳其證

據其故有四一者據唐志二十八調明標宮調用夾鐘之律認七宮之正宮即是夾律二者據頭管居九孔之首是黐五夾鐘三者胡部廿八調首仲羽呂調（見樂府古今錄）仲呂者相傳夾鐘為宮也四者朱子琴論小注云按今俗樂或謂高於古雅樂三律則合字乃夾鐘也倚朱為準深信不疑然而一一實核之皆不可據清商已改為胡部并律本而改之即燕樂原昕叙十二律去中管五律則成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黃鐘七宮明明成大呂一均若以此定為夾鐘均試思夾宮之變徵南呂何以不列宮夾宮之變宮太蔟何以入中管而大呂夷則二律出於夾鐘均外其非夾鐘為律本明矣頭管者無均無定音之俗器也

依宋人昕認以體中聲應合字黃鐘末孔四字太蔟次上一字姑洗次上上字仲呂次上後孔雜賓次上尺字林鐘次上工字南呂次上凡字應鐘次上後孔六字黃清首孔五字大清哨吹得高五太清再吹得黐五夾清共十二字應十律夫七律成均添以三律則成襍亂故曰無均高五黐五同居一孔吹高吹下全無準則故曰無定音無均則莫適為主音無昕謂律本也不得已而取其起濁之聲為主起濁是黃合而非黐五徒以居九孔之首之故佐以樂人叙半字以極清為音（見筆談用聲各別條）乃信其言而名黐五為宮試思舊之晉笛梁笛豎笛及鐘磬絲鞚曾有以極清為律本者乎無有也無均則無律本無定音（則）不可立以

為本是頭管之不用夾鍾律本可知矣頭管尚然何況笛調此其易明者也律本是一笛之宮聲正宮是七宮之首調中呂是七羽之首調律本與宮調理例各異有如鍾之律本是黃鍾而宮調則夷則為上宮比例之而知正宮仲呂之必非律本矣合字舊應黃鍾後來却應林鍾相傳無指合為夾鍾者則朱子之說亦未確也一一研核西山夾鍾為律本之說實誤矣又繫五既為宮次六字為羽是中呂宮中呂調宮羽之字若次凡字為商次工字為閏又成越調越角商角之字一夾鍾均一無射均兩不相蒙何乃并而說其宮商羽角與燕樂原所列已相矛盾今為此言者樂人用頭管字合調之法也燕樂用字合調全依頭管胡部羽首仲呂宮首正宮商首越調角首越角繫五為宮者中呂羽調也煞六字者正宮也凡字為宮者越調也煞工字者越角也仲呂越調說均主正宮越調說煞聲宮逐羽聲商角同用之舊例彼時樂人取便即於中呂調奏正宮於越調奏越角羽宮同用一均六字是宮非羽稱為羽者蒙中呂羽而言也商角同用均凡字是宮非商稱為商者仍越調是商而言也如此措亂無準之呼在樂人私相記認則可儒者如其說以措亂遂招牛頭賣馬脯之失觀前條西山所叙夾鍾為宮收四聲之條本分明不爽何忽於此混淆西山未及訂定故也非不知而漫為之者

也正聲三調者指正宮般涉大食俠出均外者七角皆均外加一聲詳見筆談用聲各別條所引唐志舉則過節二語亦未能知唐志所指之實歟龔其郭言而已

又曰其序一宮二商三角四變為宮五徵六羽七閏為角五聲之號與雅樂同惟變徵者以其於十二律中陰陽易位故謂之變ㄷ宮以五聲所不及取閏餘之義故謂之閏四變居宮之對故為宮俗樂以閏為正聲以閏加變故閏為角而非實正角此其七聲高下之畧也聲由陽來陽生於子終於午黃鍾居子雅賓為變而居午變亦為宮與雅樂七音全不同矣

此段文字辨二變之論也所叙七音乃一黃宮二太商三姑角四蕤變五林徵六南羽七應閏其句逗則四變七閏作二字句為宮為角作二字句不識其旨猶蒙夾清為宮而解者不會西山之意者也不識其句逗作四變為宮一句讀者亦不會西山之意者也西山於此段將錯就錯闌成偉倫亦被樂工貽誤所致何以見之笛調正宮半字上黃尺大工夾凡仲合林四夷一無為七音一均宋人認起濁調首下徵為宮次以合宮四商一角上變徵尺徵工羽凡變宮為序雖經誤認上為變徵雖經誤認上為仲呂而上字之為宮終不能隱沒依彼填律上應仲呂此段改填雅賓非也按筆談正宮用字法上勾俱收上配仲呂配雅賓清商黃鍾宮之用仲為變徵代雅賓

乃是舊法故鄭譯駁之謂小呂之不合變徵故正宮收仲呂者舊法也添收勾雜者就下徵合字宮之均位也雖是同收依古理宜取仲棄雜今棄上仲而取勾雜則失笛調之舊并失筆談雙收之意何以知的應取仲一證於宋之琴調取仲見琴二證於陳及之笛字上為變徵三證於馬理定仲為宮考見半字譜說四證於宋認起濁調為宮夫起濁認是宮但是認徵為宮調主猶在若併此而改他律即是後周表林為宮去黃取大之例舊宮已棄名為正宮而實非正宮矣又舊宮已棄則變徵誠是正變徵不能為宮豈非與四變為宮之言相違乎變徵既非雜賓有何陰陽易位陽終於午之義縱是雜賓而雜賓當隸他宮時為商角為徵羽不聞可變為宮作此闡揚無益也七音之均豈有二宮不但於理不合古今無此聲然而作此二宮言者亦有所本蓋儒者於聲律稱呼有真名有假名律首黃鍾真黃鍾也裴正云以林鍾為黃鍾宋志云以夾鍾為黃鍾假名也一以代調首之呼一以代律本之呼也五音首宮真宮也樂書云以羽為宮筆談云以商名宮假名也一以代始調之呼一以代首音之呼也故此段之四變是真宮實是調主一宮之宮是假名但是調首是以王圻言吳元年七月命學士朱昇辨五音以宮音為徵音此宮是假名徵是真徵也宋人認假名為真而因是次第之擠真宮於

變徵耳豈誠有二宮哉古今樂纂呼變徵曰變呼變宮曰比樂儀呼變宮曰均同韻均閏同音房庶杜撰定呼為閏言非古典何屑為之抉義而二變不為調者西山之正論也何忽於此變宮稱為角調承譌襲謬參五舛音名曰燕樂辨實不能辯

史云蔡西山為燕樂一書訂俗失以存古義今其書被樂工稍ㄈ和雅者存之餘皆棄去指出某曲淫哇某曲哀厲以示流蕩之獘是為第一要事此等俗曲即令不用參五作宮不用變亦為宮不用供出均外亦是靡ㄈ之樂故拔本塞源先當從事於此俗失之極大者也第二當綜其名實如正宮果用合字為宮必當去上字仲呂設遇上字作宮之曲不妨移入道宮又如大石角之外加下五一聲必不許借均而奏當移入南呂宮同用如是則均調分明均調明則音位正音位正則不能換越可以杜穿宮犯調之弊至於籩遺二十八調當留其跡有曲則冠以調名無曲亦存其虛號第三當去取樂器復清商而棄胡部復整笛而去橫吹七調備其七笛無取通轉借代孔聲必取中律無令苟且其所用律本隨擇所宜由是廿八調名之黃鐘仲呂等名實允合第四當詳訂樂

字非謂合四等之俗而不雅也上字合字必考其實ヒ中何律實ヒ合笛何孔實ヒ合廿八調之何調四者既正則俗失盡去俗失去即古義存不須點名黃鍾太蔟才見古氣之滂薄不須說及陰陽正變方顯樂理之精微也

（附論）

陳及之樂書云太蔟商胡部大石調也姑洗角小石調也林鍾徵黃鍾徵也南呂羽般涉調也黃鍾宮正宮調也變宮變角姑洗角亦小石角也變宮黃鍾宮亦正宮調也餘竝有閒聲其無閒聲者惟正徵變徵而已夫變宮變徵之說君子尚且非之況於變角乎

昕指諸律應調與宋儒畧同姑洗角稱變宮者同乎蔡西山稱變角者變宮而云角也黃鍾稱變宮者九聲同用宮之變調也宮商羽角四聲皆有用九聲之間變宮即是角故亦有閒聲惟正徵變徵不入調故無閒聲然其說有疵昕謂變宮變角者非實中音位徒以名而已矣不消核論豈七音外別有變角者乎故其昕言變宮亦變角之類也非真二變中之變角也

朱子曰樂中上聲便知鄭衛昕以太祖減下王朴一律其聲遂平大晟樂其聲一聲低似一聲故其意緩而今俗樂用夾鍾清為黃鍾之宮蓋向上去聲益清也

音家多以濁為平聲清為上聲亦云側聲今人猶有此語上聲即清聲也鄭衛之慤謂其折流蕩陵嫚不是清即淫哇琴上不必制七徽以上朱子承陳及之說未言清即淫哇琴上不必制七徽以上朱子承陳及之說未及審也和峴樂減王朴律半尚高於禁坊胡部三律若謂峴樂聲平則禁坊樂更平俗樂非鄭衛矣沈存中依樂工記頭管字先舉清畢於濁大晟樂同其字法故一聲低一聲此乃記字法非曲中聲折曲中定高下錯取然後成曲若但一聲低一聲僅十聲而止安成音曲意緩亦在奏之寬轉不是清即急濁即緩亦不是自濁而清則急自清而濁則緩頭管之字清極緊五勾上更無清者濁極合字向下更無濁者無有

緊五向上去益清之韻朱子意懷宮濁羽清之定見道是夾鍾清既為宮其商角徵羽定然漸次高去不知緊五實非宮縱令作宮那商角徵羽仍然低取蓋十六字中夾鍾外無再清之字也黃鍾之宮是黃鍾律夾鍾清宮是夾鍾清律勢不兩立安有既是夾清復為黃鍾宮者若言古之夾清為今正宮黃鍾則是俗律高于古十五律與凡論胡部律之說不合大抵當時樂人調首中呂羽律是夾鍾與正宮混并即是西山緊五宮六字羽之法不知正宮自有正宮之用字各別中呂羽為正宮調法正宮以黃為宮遂認夾鍾即是正宮之黃鍾豈知正宮用夾鍾均之羽黃鍾為宮不即取夾鍾為宮也又夾鍾用下一

字不取黍五頭管有黍五而無下一當奏曲合調時頭管吹黍五笛調取下一清濁取諧自可音準猶琴家即六弦以定一弦之法竝不絲竹皆取黍五為宮觀筆談所叙用聲各別諸條竝無黍五作宮之用字又無煞聲在黍五之調可證據也俗樂鄭衛專務悅耳宮一聲極清而商角徵羽反濁用此均奏曲但覺拗怪安得悅耳故知黍五作宮決無是事黍五作黃鍾宮亦無是事朱子被樂工貽誤與西山同轍

中興四朝樂志序曰竊考蔡元定言燕樂大畧其律本出於夾鍾以十二律黃四清為十六聲而夾鍾為最清此所謂靡ヒ之樂也

既知十六聲夾鍾乃第四下一聲何故不推為律本而必推黍五夾清既知最清則萬無律本之理蔡被樂人誤此又被蔡貽誤

宋史燕樂志曰燕樂以夾鍾收四聲曰宮曰商曰羽曰閏閏為角其正角聲變徵聲徵聲變宮皷皆不收而獨用夾鍾為律本此其四聲二十八調之畧也

其語出自蔡西山見前論列却又不會西山之意何以得知為添出變宮聲不收一語甚覺失理西山明言以變宮聲為閏角何云不收若并變宮不收所云閏角者既非正角又非變宮此在七音之外所謂外加一聲若言在七音之外所謂外加一聲

者又非煞此一聲俱說不去又其辭無有倫次不收諸聲是一話頭用夾鍾為律本又一話頭無有彼此互串關係今云皆不收接以獨用云云脈理不貫

七宮正宮高宮中呂宮道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鍾宮七商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林鍾商越調七羽般涉調高大石角雙角小石角歇指調林鍾角越角

般涉調仲呂調正平調南呂調仙呂調黃鍾調七閏大石角高商角首大石羽首般涉筆談用聲各別條之序也退門角於未崇寧時之昕叙也

其律本出夾鍾觀其律本而其樂可知變宮變徵既非正宮而以變徵為宮以變宮為角反紊亂正聲若此

周禮圜鍾為宮夾鍾何不可宮樂之雅俗不分於此變徵為宮稱名者之紊亂聲不紊亂變宮為角誤呼者之苟且借均而用者之苟且聲不紊亂正聲三調如故也

夾鍾宮謂之仲呂宮林鍾宮謂之南呂宮者燕樂聲高實以夾鍾為黃鍾也

仲呂宮是名夾鍾宮是實名實已定如何又以夾鍾為黃鍾語不分明實夾鍾而副以舊名之仲呂則舊律高而今律下如何又言燕樂聲高語又不分明前二語本之筆談後二語本朱子各有實指不相貫串串而言之是以語意混亂

燕樂一名清商正律之外有所謂倍四之器銀字中管之號
末後二語本之唐志紀明部應律之器清商胡部均無正律
管笛即律中管頭管即律倍四即絲器之律云正律之外非
也

大樂之外又有所謂大宮調下宮調
大宮調亦名正宮調笛之一四夾下宮調亦名小宮調笛之
三孔發孔為宮為宮至今猶沿是稱橫笛以黃鍾為宮者名正宮以林鍾為
宮者名小宮小宮聲下於大宮故名下宮此二調者不出笛
調七宮之外非是四十大曲調外別有二調
又有所謂中管倍五者妄制管絃以意裁聲不合正律

清商有清商之中管胡部有胡部之中管故與銀字中管異
倍四合倍四之頭管倍五合倍五之頭管故二器不同名篴
篌箏筑同是妄制不獨二器雅器俗器俱從意裁俱合正律
所以蘇耆婆琵琶推衍得十二律八十四聲
繁促悲傷棄其本根失之太清又有沈滯抑鬱則腔調含糊失
之下濁
繁促悲傷誠是鄭聲棄其本根即是不歸祖調之說却非失
之太清之過沉滯抑鬱誠是鄭聲腔調含糊奏曲不善之故
却非失之太濁之過
熊與可曰後世俗樂盛行以無射為黃鍾宮林鍾為南呂宮夾

鍾為仲呂宮

說同沈蔡法合宮調圖表其實不稱名也但僅稱呼之失實俗樂之所以為俗却不在此

觀此卷諸賢所論合之前卷雖不能細知宋時俗樂表裡即其索垢尋瘢之處討論源委大抵俗樂受攻之由第一在借均而用其次在起濁調頭借均而用者舊法也起濁調頭者亦舊法也借均則有七角附奏不合均字之疑用調頭則有變亦為宮之疑夾宮律本之誤其原皆始於清商之散法蓋通轉借代則律不當音ㄴ無確位無從辨其孰是宮主孰是調頭明者校勘曲中聲折方能核知今第從八字以論曲譜無傳其不能核實可知也當時倘有知音樂工分理其故朱蔡二賢必不作是說矣

黃泰泉曰燕樂十六調後又增十二調皆有宮商羽及變宮因謂七音之中三聲乘應而不知移宮換羽相應則為角徵分散則三調亡矣

泰泉曾說三聲乘應之條曰林鍾之宮應用林今用黃為宮同於律也應用南今用太為商徵流於商也應用應今用姑為角羽緩於角也此則事物過於君聲而無所嫌世謂林鍾一均三聲乘應豈知歸順之義哉故合樂則宮奏其羽商奏其徵以示男女之類從而不睽按三聲乘應者鄭譯謂黃太

姑之不合林鍾均宮商角也鄭譯不識換宮易位之法所稱已非真宮真商黃公復不識鄭譯核均正位之意從而抵飾去之彌遠俗學宮均中不關徵羽二變無三聲乖應之弊煞聲只四關其徵聲二變本無調竝非乖應而棄之今見七聲止四遂以三聲乖應實之何異將五官中郎將認作五官七竅

二十八調以商名宮夾鍾名仲呂林鍾名南呂無射名黃鍾惟正宮不然蓋統於黃鍾故也故正宮古黃鍾也中呂調夾鍾羽也正宮仲呂相為出入但正宮穀洪仲呂穀煞商調與仙呂亦相出入但仙呂聲高商調聲緩

笛調別有律本並不統於黃鍾其說非也兩調相出入者元明犯調之法已非二十八調舊法聲洪聲緩之分元人論曲態與二十八調調例又別不可牽合而論文廟禮樂箋拾黃公之唾餘說更支離不煩評議者也

俗樂以夾鍾為律本謂之緊五寄四清宮煞

兩語本之朱蔡二賢次語采自沈氏然律本只說作宮非有定曲與煞聲無涉四清宮之大清太清皆夾鍾律本之均所無不能寄煞

樂府雜錄以平為羽上為變宮變宮為角去為宮入為商上平犯下平為徵

段安節與宋儒異音不得將變宮說上聲段云徵為上平聲
竝無犯下平之語他聲皆不犯(不犯)獨徵犯他聲獨犯羽皆無是
理

徐景安以上平連上去入宮之所以不用商也入聲先上去者
蓋雍冀人聲入多近平故耳然亦疎漏上平諸韻豈盡宮聲也
徐氏依均中五音說四聲與段氏異音分屬亦異位今即徐
之屬配聯以段之次第不段不徐難穿鑿貫又不云無下平
聲而云宮之所以不用商愈入倭卿就均位應角先徵羽故
徐序入聲於前意淺義顯申以入呼讀法駁以韻部非純徐
不但不任受詰責亦不任受推原

俗樂以唇聲為宮喉聲為羽
俗樂無此派法讀字音則有之

俗樂與古樂不同
作韻者因之

韻是讀書之字音何曾因於俗樂
於是樂家不復求諸入聲自謂與韻不同
齊梁作韻以前亦有不求諸入聲而造律者作韻以後亦有
諳求入聲者却不求入之讀字音韻聲若音韻即可說樂泠
倫后夔是鈍漢直待齊梁時方出大智人
其曰宮濁商次清角最清徵羽清濁不常蓋因樂懸十六還相
為宮而誤也自是音聲混淆審聲者唯求之器而已

兩牽沈存中陳旸之之說以佐已論試思還宮不合均是失均不求諸字韻四聲是不辨字音兩者截然兩途今將彼此貫穿為議論觀之駭人

臨江鄉人吳穎芳著

元曲十七宮調 中原音韻

六宮

仙呂宮　南呂宮　中呂宮　黃鍾宮　正宮　道宮

十一調

大石調　小石調　高平調　般涉調　歇指調　商角調

雙調　商調　角調　宮調　越調

按於宮調圖商角乃林鍾角也商調乃林鍾商也段安節名

小石角曰正角調則角調乃小石角也六宮中無高宮而調有宮調則宮調乃高宮也六宮各自為均十一調附奏于六宮之均故有宮與調之分而高宮今已不自立宮附在正宮故但名之曰宮調宋十八調四十大曲已無高宮故删去高宮宋曲已無高大石故闕高大石宋曲少角其猶有遺者惟林鍾角與小石角故角闕五調宋曲無高般涉又正平但是小曲而中呂調之與正宮仙呂調之與商調曲相出入則并中呂於正宮并仙呂於商調黃鍾羽之闕亦同此例故羽亦闕五調

或曰何故二十八調之删去十一即曰非删也闕也何以致有闕減并調之故也并調之故有三一者均相同用昔之同用而分者煞聲之不同若以寄煞之法混之煞聲亦不可考混則可并也二者均可移用昔之曲隸諸調按部不移迨至後人尚巧若段師之羽調移入楓香尉遲青之高般涉移入平般涉晁無咎之別過其曲箋白石之用隔指聲均曲既可移就便而用調移則可并也三者曲有多少調中多流美之曲時旹貴尚曲多而調存調中曲不入時好久而遺佚則調曲少少則移入他調又可并也又清商之始原止四宮十六調增為二十八未免重叠其立調之法有均宮之例有攸音煞曲之例唐人音學精深法度甚嚴流至宋時士夫少知音

律第憑舊曲平仄之字撰其樂府號曰填詞謹平仄去上能歌唱即是知音士矣至其某曲之所以應入某調不暇辨也故其時但曲顯而調隱曲顯則但尋聲折調隱則正宮中呂等第如甲乙丙丁之識時人所尚或一調多至百數十曲而無限所畧則日消月削甚至調無一曲然此前增後闕不足為重輕增者不因倫而樂隆闕者不因減而樂崩逐時好尚不歸其部伍故先仙呂而未道宮錯雜商羽角於其間而無統與唐宋又異也其所以先者但為撰曲者每ヒ首用於初劇則先之用稍後者後之清商之法於是而絶胡部之法於是亦隱惟論聲折宮調之理例則不論也

或曰何以知元人不論宮調之理例曰吾於陶南邨之評十七調曲而知之今列於左

仙呂宮　清新綿邈
南呂宮　感歎悲傷
中呂宮　高下閃賺
黃鐘宮　富貴纏綿
正宮　惆悵雄壯
道宮　飄逸清幽

大石調　風流蘊藉
小石調　旖旎嫵媚
高平調　條拗滉漾
般涉調　拾掇坑塹
歇指調　急併虛歇
商角調　悲傷婉轉
雙調　健捷激裊
商調　悽愴怨慕
角調　嗚咽悠揚
宮調　典雅沈重

越調　陶寫冷笑

右所評論皆指曲中聲折之致今人作套數填曲者欲寫富貴氣象則用黃鍾宮宮調欲寫愁苦則用南呂宮商調非取其調取其調中曲聲足以資寫發也既非擇均之義亦非擇其煞聲其云某宮某調何故而稱為宮何故而名為調宮何故名以南呂仲呂調何故應是大石小石昏無可詢點曲名而已矣南呂宮仲呂宮曲之大段名黙絳唇滿庭芳等曲之一段名予向云調字有四義昔人隨義而呼宋以後即曲名調於是又添一調義

王伯良云古調聲之法黃鍾之管最長長則極濁無射之管

最短短則極清又五音宮商宜濁徵羽用清今正宮曰惆悵雄壯近濁越調曰陶寫冷笑近清似矣獨無射之黃鍾是清律也而曰富貴纏綿又近濁聲殊不可解按管長極濁管短極清就管說也宮商濁徵羽清就均說也不可以論曲之聲折不可以例燕樂調中配字之清濁今援古以談俗何異援箋籥而較論行狀也諸調之曲不因調名之律濁而聲下不因宮名之律清而聲高惟視製腔者采取均中之聲用倍則下用半則高王氏據律名之高下以談曲之節奏何異執童子試之名而怪其有壯者正宮之惆悵雄壯非近濁之氣象越調之陶寫冷笑非近清之氣象黃鍾宮之富貴纏綿非近濁之氣象何見而下判即中清律中黃鍾之正宮何嘗不用六字黃清中宮呂并入羽曲之用六字何嘗不以黃清為羽王氏自眼不明自僻自懲何異捫籥以為日也此段評論仿象只就元曲現在之腔說其大致隋唐之樂曲宋元之詞於仙呂不皆清新綿邈於南呂不皆感歎悲傷乃欲於仙呂宮上宛其何以清新綿邈於中呂宮上宛其何以感歎悲傷何異於即今紙之白繭致疑古簡之汗青也

查伊璜西廂記絃索譜依曲所用止九宮調以宮商羽角四聲核之宮之調不盡畢曲於宮商羽角之調不畢曲於商羽

角雖名曰某宮某調於義例毫無依傍益信元曲不誨宮調
毋以七均調校之又別成一例蓋其絃索和絃法配簫四調
一曰正調下四孔為調首羽一四夾發為調主宮今名正宮
調二曰一字調下五孔為調首羽後孔為調主宮今亦名一
字調三曰梅花調一四夾發為調首羽末孔為調主宮今名
上字調四曰凄凉調後孔為調首羽下二孔為調主宮今名
尺字調仙呂調則用正調中呂南呂般涉則用一字
調黃鍾則用梅花調越調商調則用凄凉調夫此四調即是
七宮中之四宮而諸宮調分配之法顛倒錯互不復存崇寧
之舊序則其均宮亦不可問今或不論舊法即其自成一例
言之五聲之煞諸曲皆倣大抵正宮雙調越調多用宮聲煞
曲般涉調多用角聲煞曲仙呂仲呂多用徵聲煞曲商調多
用羽聲煞曲而商聲之煞間出於諸調曲中無整、套數四
調之用較以舊器正調者乃清商豎笛之正宮近胡部横笛
之高宮一字調者乃清商豎笛之高宮近胡部横笛之仲呂
宮梅花調者乃清商豎笛之中呂宮近胡部横笛之道宮凄
凉調者乃清商豎笛之道宮近胡部横笛之南呂宮猶暗存
四宮也聲音一途古今千懸萬狀雖極淫哇俚鄙之曲未嘗
無均縱有穿宮而穿宮之均亦是可按未嘗無畢曲之煞縱
有犯調而犯調交接之處亦是可按昕以煞者為去均去調

則聲不成聲、不成聲聽之逆耳不能動人愛賞淫哇亦不成淫哇俚鄙亦不成俚鄙也有如奸人惡人智流為詐偽仁流為貪溺勇流為暴虐未嘗非三達德之性所發導之入於軌範即其材可以合道若於俗樂中不知其均其調猶之為政者不知人性志情狀將何以施教化耶

元曲有大套小令小令亦名葉兒樂府俱隸宮調廣如涵虛子太和正音譜及楊澹菴所刊茲不載

〔南曲九宮十三調〕曲律

〔九宮〕

仙呂調　正宮調　大石調　中呂調　南呂調　黃鐘調

越調　雙調　商調　仙呂入雙調

十三調

仙呂調　羽調　二調互用

正宮調　大石調　中呂調　般涉調　四調相出入

南呂調　道宮調　二調出入

黃鐘調　商調　商黃調　三調相出入

越調　小石調　雙調內有夾鐘宮　高平調　四調出入諸調

商黃調者商調與黃鐘調中曲相犯而成此調仙呂入雙調亦是此例如上諸宮調九宮中有調十三調中有宮已去宮

與調之界限名為九宮而列以十謂仙呂入雙調之附於仙呂雙調也名為十三調而列以十五謂仙呂已與羽調互用則僅成一調商黃又是附調故止成十三也

問曰南曲宮調多重叠何為而分為宮分為調也曰在元時已滅舊法宮調不分四聲不論唯依聲折之別向在某宮調者即名某宮某調如甲乙丙丁之記號而已既以聲折為主又以各曲名聯絡成套為部于是取其整齊不互用之曲向在某宮調者列為九宮取其互用出入之曲不成一宮整套用諸調相合而成者列為十三調唯其小令不成大套而猶襲舊調之名不得不重叠標其稱謂以示作套数之人取整套則取諸九宮取諸調相合之套則取諸十三調但為成套之例前人之所以名宮名調之義毫無干涉此南曲分宮分調之異也

王伯良云自元以来北曲十七宮調已亡道宮歌指調角調宮調共四而南曲又亡商角調故變為十三調也十三調者蓋盡去宮聲不用其中所列仙呂黃鐘正宮中呂南呂道宮但可呼之為調而不可呼之為宮然惟南曲有之變之丹晚雖有出入調則畧同按王氏言從十七變為十三則是十三乃十七之所遺而九宮反不預此言非也如果止有十三不預九宮何必首列九宮若九宮之曲即同十三調之曲何故

不并為十三不并不除則九宮之為九宮自成完善之曲意亦明矣其十三調中之調名重九宮者為如仙呂中有某曲不入九宮之仙呂大套惟與羽調相出入而成套則別名之為調餘皆此例若九宮調外之般涉道宮小石高平當時猶有正曲而首尾過接尚假用他曲若羽調商黃僅是餘腔賸令惟附他曲而無正曲凡若此等欲錄為宮已無大段始終成套之曲若竟棄之他曲宮中尚有雜出一二者不得不更列之為調則是九宮是正而十三調乃是餘零與元曲之整整十七宮調又成異例但可曰十七變為九宮不可曰十七變為十三也又其所謂宮聲者指宮均即指煞聲即倘指宮

均理無九宮十三調之曲無均無宮倘指煞聲南曲亦非盡避宮聲不煞詳其宮與對調論稱呼則又似指七宮今現有正宮之名乃云盡去宮聲不用又非也古之七宮即有道調之名宮與調原是無分今徒以十三名調之故解以盡去宮聲不用又非也又其所謂調者指其名即指其實即指其名則出入之調名異非是畧同指其實則越調小石等四調可以出入諸調豈與諸調之聲折俱畧同也

沈子曠云宮為君調為臣宮可率調、不可以帶君故南曲有變調入仙呂其云仙呂入變調誤也此言非也仙呂變調之出入是仙呂羽也非仙呂宮舊法變調以夾鍾宮商聲住

於仲呂仙呂羽聲亦往於仲呂穿宮而犯之盻以相并南曲承此縱令仙呂是宮而此時南北曲亦無分宮調有何宮率調之部分縱令宮調井然可分而此仙呂入雙調之曲套現以雙調領前而仙呂繼後有何宮君調臣之位限仙呂入雙調雙調入仙呂為有撰聲者曾作其曲後人依而用之記者即列以為調今於混亂無稽之曲調中忽引君臣大義勒說而謬者也

或曰北曲南曲之分何在曰北曲音多高厲跌宕南曲多宛轉纏綿北近北人聲口南近南人喉舌此聲情之異也南用五音北加二變則用均異同一曲名南或收羽北或收宮則煞聲異夫同一調名同一曲名而南北已不相同益可知調名僅如甲乙曲名僅如伯仲按之既無理例談之何益是以祝允明云近来無客談及宮調者不足怪也

或曰子云淫哇俚鄙之曲未嘗無均未嘗無煞聲南曲之例若何曰今之南曲不依古腔變易清濁又失前人法例若以用均言之唯憑歌喉高下隨擇何均用之橫笛中七調大抵俱用不一定也以煞聲言之五音皆煞而惟羽是歸隨意而收無必煞宮必煞商之限也七宮十三調調、可以出入曲曲可以相犯亦無限也元明主聲折分宮分調之部法亦不存矣遑論胡部清商乎

或曰調、可出入曲、可相犯豈前無其例乎曰前之例有界限有專屬一二曲不若今之放濫今列王伯良記注互用出入之譜於左

仙呂與羽調互用出入道宮高平南呂諸調其曲之天下樂亦在中呂喜還京亦出入濕調　羽調之櫻桃花王抱肚等亦在濕調要鮑老亦在黃鍾

黃鍾與商調羽調相出入其曲之喜遷鶯亦在南呂生查子水仙子亦在濕調出隊子亦在大石刮地風亦在正宮鮑老催等亦在仙呂太平令等亦在道宮

商調與仙呂羽調黃鍾相出入其曲之金字令亦在濕調

正宮調與大石中呂相出入其曲之紅繡鞋亦在濕調要孩兒中呂即梁州小序也

大石調與正宮相出入

中呂調與正宮道宮相出入其曲之梁州第七亦在道宮南呂亦在般涉調

般涉調出入中呂

道宮調與南呂仙呂高平調相出入

南呂調與道宮仙呂相出入其曲之金蓮子慢浪淘沙亦在羽調香柳娘行香子亦在濕調

高平調與諸調皆可出入其調曲名皆就引各調曲名合入

越調與小石高平相出入其曲之王簫令亦在婁調

小石調與越調婁調相出入

婁調中有夾鍾宮俗調與小石出入其曲之風入松慢駐馬聽江兒水海榴花金字令朝元歌一江風柳絮飛皆夾鍾宮曲王伯良云所謂一均七聲皆可為調第易其首一字之律而不限之一隅者故此曲之中呂越調皆有鬬鵪鶉中呂婁調皆有醉春風南曲婁調多與仙呂出入蓋其變也按七聲可為調通轉之七調也即清商七宮之例易一字而調移即雜錄之相去一運聲但據此例以論一曲隸二調之故則非也一均止七聲通易首一字律已成七調則十三調但是七調何必別為十三今考十三調之調義竝不是均宮之調何可以七聲為調解之其所以一曲隸兩調者為作套曲之人善於歌唱曾將天下樂一曲入之中呂套內改其舊腔稍移清濁以從中呂套曲之曲情故其名兩見之於調中而仙呂中呂俱收之究其聲折亦是不同非仙呂之天下樂與中呂之天下樂同一腔也諸曲之兩隸者例此可推而南曲之婁調仙呂移就并合尤多故持附一條於九宮之末其出入亦類乎此非南曲之變也十三調之出入也相襍仙呂入婁調之出入也已成定例此所以不與後之出入同列也

或曰古今音家之變何故至於舊法盡亡耶所謂宮者必

有名實副乎其為宮盱謂調者必有名實副乎其為調然後其義可按其例可尋今燕樂者一笛用而律聲混七聲轉而曲調淆作法已涼增至二十八調而四宮十六調之法不彰易以胡部而清商之法又革尚賴世有知音別其源流委曲即自遷改未戾音家之軌轍而自宋之後唯儒臣主說樂署無國工世行之樂任其流變無砥是以分宮分調轉為記識之虛名既而聲折相犯無劑無界并記識虛名亦不復存大石者大食之訛歇指者翕指之訛商角商黃之呼無理無義習為固然似此易為訂正者尚仍譌襲謬而不覺而儒者方極言黃鐘聲氣之元濟以太極陰陽倫常五行之說將牟追

㝵冕之制下論懆頭帕頭以致舊法盡亡也

明十二月按律樂歌 史志

正月太蔟本宮　黃鐘商　俗呼大石　曲名萬年春

樂髓新經曰黃鐘均之太蔟商為大石調此條稱謂本之後同大抵十二月樂歌起自宋制

二月夾鐘本宮　夾鐘宮　俗呼仲呂　曲名玉街行

應云俗呼仲呂宮

三月姑洗本宮　太蔟商　俗呼大石　曲名賀聖朝

新經云太蔟均之姑洗商為高大石

四月仲呂本宮　無射徵　俗呼黃鐘正徵　曲名喜昇平

新經云無射均之仲呂徵為無射徵若言黃鐘正徵又指仲呂宮用黃為徵語次失倫或因俗呼無射為黃鐘而呼之

五月蕤賓本宮　姑洗商　俗呼中管雙調　曲名樂清朝

新經云姑洗均之蕤賓商為中管商調雙乃誤字

六月林鐘本宮　夾鐘角　俗呼仲呂角　曲名慶皇都

新經云夾鐘均之林鐘角在今樂府為林鐘角宋燕樂仲呂宮本用夾鐘律故呼仲呂角謂今仲呂宮之角也

七月夷則本宮　南呂閏　俗呼中管商角　曲名永太平

新經云姑洗均之夷則角為中管林鐘角林鐘角俗呼商角

此云南呂閏者宋名角為閏廿八調以南代夷故云南呂閏

八月南呂本宮　南呂宮　俗呼中管仙呂　曲名鳳皇吟

新經云南呂均之宮為中管仙呂宮

九月無射本宮　無射宮　俗呼黃鐘　曲名飛龍引

新經云無射均之宮為黃鐘宮

十月應鐘本宮　姑洗徵　俗呼中呂正徵　曲名龍池宴

新經云姑洗均之應鐘徵為姑洗徵此與仲呂無涉應云中管黃鐘宮或因俗呼夾鐘為仲呂宮而姑洗係中管仲呂宮然亦應云中管仲呂正徵

十一月黃鐘本宮　夷則角　俗呼仙呂角　曲名金門樂

新經云夷則均之黃鍾角為高大石角俗呼夷則為仙呂宮
故亦呼仙呂角

十二月大呂本宮　大呂宮　俗呼高宮　曲名風雲會
新經云大呂均之宮為高宮
右十二樂歌按律之稱謂五聲中棄羽不言四宮名取大夾
南無而棄中宮北方之律當是宋南渡後避忌北朝作此狡
獪然而不合音家條理者也新經敘釋十二均商角等稱俱
從均而得其說通今既冠以某律本宮則稱謂應從宮而說
而猶踵新經之稱隨意擇取以次其下非其例矣如仲呂宮
者可云夾鍾商可云夷則羽何獨名無射徵耶太蔟既是本
宮則已離黃均何名商若大石調仍用黃均何名太蔟本宮
皆其稱謂之不倫者也勝國已易姓更代非南宋時孰何踵
此敝陋之制諸廷臣實為不審矣末表曲名俱是元之小令
慶皇都即蝶戀花鳳皇吟即太常引龍池宴即人月圓風雲
會即唐多令餘曲名俟考彼時尚有宋元曲腔在故作曲以
實之永樂大典中之樂府渾成備載其譜惜哉其不得一見
也

太蔟姑洗雜賓南呂應鍾五律皆中管所有非二十八調今
太蔟姑洗不云中管而廿八調所具之夷則反云中管商角
亦非調例大稱律談調必須實有所見未可輒下黃大芽名

漫填商角等字不然觸手即非開口便錯為知音者所笑猶是輕事貽誤後人生大障礙為害則深也